

南
唐
書
注



南唐書注卷八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陸列傳第五

義祖生六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及烈祖開國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亡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

尊義祖為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

王江改王魏

徐鉉魏王宣州大都督制曰敕惟先王體國經野建邦設都並令懿親以藩王室當

畿服之地則任輔翊之重有戎昭之績乃增督護之威是以王略恢而諸侯和矣宣城重鎮陪京之南制天險

之津梁據三楚之襟帶境環千里邑聚萬民我朝以來戎寄尤切太師魏王受鉞先帝建牙是邦宣導皇風董

齊師律生植茂遂禮讓興行時惟懋功叶此時論粵朕小子懼德弗堪允孚大猷其在叔父雖師保之命已迪

茂章而刺舉之名未極公望宜升大府式壯中權於戲
立愛之恩予不敢怠敬保之義王其謂何勉啟乃心以
底於道可升宣州為大都督府以魏王為宣州大都督
府長史餘並如故仍編入冊命宣降 江淮異人錄曰
知證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唯夫妻一日夫自外歸
求水沐浴換新衣坐繩牀終妻曰君死耶於是不哭亦
沐浴換衣與夫對坐而 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宴用家
卒知證因並冢葬之

人禮起舞拜跪為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
四十二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為節鎮代知詢為金陵尹資治

通鑑曰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遊燕廢務作列
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諤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
責知諤懼或謂知諤曰忠武王最愛知諤以後事傳公
往年知詢失守議論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
兵養民於公何利知 烈祖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
誥感悟待之加厚

中書令好奇寶怪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白

言得之傲外蠻夷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為

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馬書曰朱冠紺毛金喙星眼飛禽之枯首也人

咸異之湘山野錄曰江南徐知諤為潤州節度使温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奇玩蠻商得一鳳頭乃飛

禽之枯骨也彩翠奪目朱冠紺毛金喙如生正類大雄雞廣五寸其腦平正可為枕諤償錢五十萬又得畫牛

一軸畫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

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

或風撓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

後杜鎬檢二館書日果見一日遊蒜山除地為場連虎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皮為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

破如飛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嘗語客曰人

生七十為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權樂一日可敵世人

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如言廢朝七日烈祖悲悼

復詔不視朝七日歛以衮冕及上方祕器諡曰懷十子

皆貴顯國中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閩中集何氏閩書

山一名金整峰五代徐知誥諤平閩屯兵處也二人

常平閩人慕戴相率建生祠山北圖像奉之一日謂

眾曰不忍汝違來歲當別及期相繼化去未幾神降於

人言並奉帝列職斗宮以祐下土於是閩人立靈濟廟

祀之稱知證曰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仙顯靈溥濟真

人江王知諤曰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溥濟真

人饒王祝禮既虔禱無不應按明永樂十五年成祖

寢疾夢神自海濱來見尋愈禮官上言閩有靈濟廟二

真君應禱有靈上迎神京師作洪恩靈濟宮於城西南
復加知證曰清徹洞玄沖虛妙應慈惠洪恩真人知諤
曰高明引靜沖澹妙應仁惠洪恩真人立碑云朕惟
自古英賢生為名臣著庇民之功沒為明神贊天地之
化鼓動須盪行乎兩閒以蔭福斯民禦災捍患噓枯吹
生濯濯洋洋如其上如在冥左益非智慮可得而
測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其此之謂歟
惟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濟真人江王九天玉闕

宣化扶教上仙昭靈溥濟真人饒王其功德充溢蓋若
是已神南唐之胄生有民社之勳沒錄仙班之籍伯仲
齊美華萼連芳領職上天耀靈下土呼吸響應電邁風
行下民是冒父母其依慈祥仁愛物賴以寧乃者朕躬
弗豫周藥百計罔底於效神默運精靈翊衛朕躬頃刻
弗違隨叩隨應屢顯明徵施以靈符天醫妙藥使殆而
復安危而復起有回生之功恩惠博矣盛矣朕揆德涼
薄何由獲茲永懷神德曷其能忘海深嶽峻其焉有極
蓋有必報國之恆典是用祝冊加封神號伯曰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洪恩真人仲曰高明引靜冲淡妙
應仁惠洪恩真人舊號如故大新廟宇亢爽軒豁稱神
所棲爰敕有司虔潔香火春秋祭祀歲易時衣給麗埽
五戶表朕惻愍福答神鳩麻雖然神功之厚而報齋之薄
神固無責於報否在朕心不能已矣夫天地之德曰生
神體天地之道弼亮化機出幽入明翕張歛忽遨遊太
清監觀四方濟利羣生功在霄壤昭昭若此固有不可
得而名言者乃彰神蹟勒於貞石樹之於廟垂示無窮
系以詩曰天產英靈為世傑出人幽明為一覲生著動
勞保甌粵沒為明神崇偉烈茫茫海甸倚庇懋雨暘寒
燠調以變冬無凌兢夏無喝沴氣遠殄靡颺颺下稔高
黍歲穰桀驅埽不祥定妖孽晨鐘暮鼓樂髻臺卓彼鼇
峰峻且巖蜿蜒迴抱天造設春蘭薦芳秋菊馥寒泉白

石漱清潔神之遊兮羽葆翳飛雲翩翩導幢節歛來忽
在靈僊僊呼吸響應速以偈濟利溥博無時歇四時報
享繁獻醴衛朕之力疇為培維矢銘心口刻骨書恩著
德勒堅碣垂示萬古照日月永樂十五年五月朔一日
立 正統二年加為真君成化二年加稱二神為金玉
二闕上帝復封徐温為高上神主慈悲神父聖帝母與
妃皆稱元君孝宗即位用禮部尚書周洪謹言
革去二真君并其父母妻弟號而封號仍舊

徐遊知誨子也 陵馬書曰知誨温第子温卒知詢守金

烈祖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

度使知誨之敗知誨搆之為多烈祖德之以為江西節

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為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為陳

因果僧亦不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

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回於江心

遇綵舟有婦人漸邈視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

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因遺繡履曰相公謂爾不信

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熟
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
謂我真不來耶頃刻暴卒

字知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待遊及兄汝南郡公遼尤親

厚出入宮省備顧問預籌畫專典宮室營繕及浮屠事

唐餘紀傳曰初中主喜浮屠雖供佛度僧未至甚溺後

主嗣立佞佛酷甚都下瞻僧踰萬人造寺建塔日有供

施遊投合主好專主其事國用耗損不顧也緣是帑當

藏空虛坐成疲弊論者謂江南亡遊不能無責也

時言蠹政者以兩人為首後主嗣位好為文章遊復以

能文見昵唐餘紀傳曰遊雖家世貴遊然頗尚文學居

殿遊與張洎為學士入封文安郡公燕飲則流連酣詠

直其中尋進太子太保

更相倡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律時出新

聲或得唐盛時遺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閤狎客之風

閒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以所聞對或遊以疑

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答之君臣相矜至國亡

不悟也遊有巧思欹器之制久不傳人無知者游獨以

意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中蘇易簡為學士得之暇

日試於玉堂宋太宗聞而取視歎賞不已方國將亡也

徐錯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鐵篋取已及兄鉉并游同納

篋中篋之錯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錯游皆疾卒云

唐餘紀傳曰金陵將陷有夢非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篋

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墮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異之及

旦錯死與此不同按烈祖從子景遼景遊外有景邁

封晉陵郡公景遜封上饒郡公景邈桂陽郡公景逸平

陽郡公景迪保定郡公景達安陸郡公景運太子太保

皆失其父名徐鉉太子少傅徐運授太子太保制曰門

下崇德尚賢推恩錄舊茲惟令典允屬時英子以眇躬

嗣膺丕業戚藩之望羽翼之恩敢忘寵章用光師道某
清直稟氣忠厚為質實戚里之所宗歷累朝而見重敬
慎即保家之主恭勤無出位之思爰自京口臨藩克貞
師律鸞臺作相足厚時風留侯旋務於退身疏受更聞
於稱職純誠益著雅望愈高昨者預奉綴衣導揚末命
忠貞以濟典禮無違顧惟冲人懼德弗嗣當此承祧之

日益堅重傳之懷是用就改崇資仍加食賦於戲班崇
一品秩視三師苟非賢臣孰克臻此永期納誨無替令
猷徐鉉保定郡公景迪可朝散大夫檢校左僕射賜
紫制曰敕朕歷選列辟見其睦親名器之難必當慎簡
信不可私於其屬也故我疏寵務先推公保定郡公景
迪靜惟端方動必孝敬佩師友之訓成信厚之恩爾其率
循令猷惠迪前烈勿驕勿惰以承乃成徐鉉安陸郡公
景達檢校司空太府少卿制曰敕夫太上立德其次親
親能兼之者鮮矣惟是具美屬於我朝某孝友資身貞
幹爲質守樞機而無悔居富貴而不驕藹然善聲成此
嘉器朕肇襲丕業廣覃慶恩矧有名臣近在宗屬是用
假以胙土列於亞卿仍進崇階併示優寵於戲行爲民
則爾其勿忘愛克厥威朕不敢尙服我多訓永揚令圖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
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敬
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入我
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

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

攻福州李弘義圍之唐餘紀傳曰以王崇文為招討使建封為副使益兵會伐敗吳

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

已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

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

亦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弘義乘之我兵復敗遂潰

而歸資治通鑑曰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眾歸錢塘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建封請縱其盡出而

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擅

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遯城北諸軍

亦潰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兵未及治也建封

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為天威軍都虞候玉壺清話曰以

平建州功

擢刺史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顧憚

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怵建封

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

握精兵敢謀進退柄臣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江南

野史曰建封不識大體求縮中書政事嗣主曰卿乃一使相耳安可亂常僭於台輔汝無惹鬧自是人號之為

王惹鬧曰恣跋扈累表邀求發言冲敏棄市未幾岑見

不遜嗣主怒發前後罪犯殺之

冲敏為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竟死云玉壺清話曰建封大怖納

官以自劾李主伴示寬厚召還付以精兵稔其慙也後果怙權漸侵朝政時鍾謨魏岑李德明二三小人以姦

佞獲倖建封上書歷詆數子以惡庭諍喧詬請盡誅竄進用公直璟大怒曰武臣既握重兵干預國政如何可

事主君也流池州道殺之才死鍾魏等日見建封為宗厲聲曰吾為國擊邪去惡欲誅君輩以肅朝綱嗣君反

誅於我今季候諸君共辨於陰晝夕隨之岑等呼道士奏章告天竟不能脫不月餘二三子相繼卒清異錄

曰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為三變而為人日鳥矣建封信

之每人日開筵
必首進此味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後唐同光末諸郡多
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恟
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
直府中公等可持兵至吾亦裹甲爲內應旣夜六人如
約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門告刺史曰姦
盜竊發幸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眾心
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卽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日悉
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計不能守匿其
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輔吳以爲都押衙歷和
州刺史姑遣閒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

和遂為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凶亂於是務為恭謹

烈祖嘉之嘗升堂拜其父開國以為池州馬書作池和節度

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

廷人士稱之卒於鎮徐鉉王彥儔加階制日敕王者旌董戎之功重殿邦之任疏寵之命

因事有加所以勸能而仁效也佐時衛聖功成建威將軍康化軍節度池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檢

校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王彥儔作鎮方隅克揚威

信師謀不撓庶政有常肅爾先聲宣我朝命向者起於哀制授以崇階禮適就於變除寄方隆於藩屏俾從增

邑式示推恩勉揚令圖無替不績可光祿大夫加食邑一千戶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為吳武王夫人故自

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好以寡擊眾不勝而返者必

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

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

然每得賞賜悉分齎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

聞其名遣使閒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功冠諸將武王

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新唐書曰朱延壽舒

畢師鐸趙錕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結人心而延壽

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物遣還戒之

日勿使延壽知已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

温舉州降於行密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一鼓

而拔其城即表為淮南節度副使全兵猶屯壽春延壽

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為列命黑雲都隊長李厚將十旗

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已又益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

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詔

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每至延

壽境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偪田頔反延壽與之通

行密心疑之乃佯為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落其所見

以示之常行故觸柱而仆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日

吾業成而喪日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三

舅代我無憂矣遣辨士趨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

報之故延壽疾走揚州至則太祖迎之寢門刺殺之而
廢其妻又曰延壽妻王氏當延壽將行與之約曰今若
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此行吉禍未
可知願日發一价慰我一日价不至王曰事可知矣乃
部分僮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
燎焚壽州衙舍曰我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讐人所辱赴
火死先是延壽於浴室中見牖外二人青面朱髮執公
牒二函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俄
而不見是年被殺五代史補曰楊州防禦使泗州素
弟朱氏眾謂之三郎者行密署為泗州防密使泗州素
屯兵朱氏驍勇到任恃眾自負行密追悔度力未能制
但姑息之時議以謂行密事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日
疾雖瘳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爾即觸牆
抵柱至於流血姬妾僕隸以為實然往往無禮首尾僅
三年朱氏聞知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
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諱則國家為他
人所有今晝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來管句軍府事
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為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
大喜倍道而去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於中堂以家人
禮見朱氏頗有得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鐵槌以擊之
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叫久而方斃行密恐內外不測
即時升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因

朱三此賊今已擊死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然猶以舊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

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輔吳拔為

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唐餘紀傳曰匡業醉後恣意殺人無

敢諫者惟妻鍾氏褰帷一呼轟然而止烈祖優容之出為歙州刺史有政

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

盜投罅多竊發以匡業為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

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

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南唐近事存中作存忠問以方略匡

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

如之何南唐近事載匡業對日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中從旁贊之

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

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

擊馳突若神早卒徐鉉朱業江州節度使制日門下古

為方伯故中外之任踐更攸宜我有勳臣咸日名將藩

維宿衛夾輔冲人肆子仰成是用伸告某家傳武略天

賦純誠名因勇聞位以材致周旋數紀佐佑累朝由禪

將以統元戎勳勞滋茂自百城而登連帥聲政洽聞寵

益盛而若驚位益高而愈讓子纂服之始駿奔來朝且

堅戀闕之心因處周廬之任忠貞彌固夙夜惟寅輦下

肅清時乃之力永言舊德豈忘子懷會九江元侯入奉

朝任中流之寄非賢不居是用輟蘭錡之權付金符之

重往分巨屏更伧殊庸噫簡師旅以壯軍聲明紀律以

宣庶政可畏可愛富之教之是汝所長無替前效陟明

有典厥惟欽哉朱業宣州節度使制日門下車服之

寵所以報功藩闔之權可以觀政茲為令典允屬信臣

某智勇推高忠貞特立秉武經以致用服戎政以居多

誠恂洞然終始一揆及分符出守持節主留恩信並行

詔車畢舉肅連營而無犯視赤子以如傷所臨之方去

思仍在向鍾多難入衛京師憂國忘家令行禁止羣情

以壯先聲假惠和而蘇疲俗付爾節鉞往鎮撫之惟爾
慈儉足以安民剛正足以行法必當望風自理投刃皆
虛宜弘寬大之規以集中庸之德勉茲具美永振嘉猷
朱業加中書令宣州節度使制曰門下予嘗顧藩屏
之重思黎獻之康欲使折衝之威迭行於封疆惠和之
化普及於方州既報政之屢聞乃改轅而敷寵資而賢
帥聽吾話言某武毅致身忠厚成性踐更事任昭著勳
庸倚若金湯誓之帶礪自持使節出鎮中流恢簡易之
風立嚴明之令仁而有斷吏不敢欺故使萬井阜安連
營輯睦藹爾殿邦之績叶予進律之文率是通才何適
不可予以宣城列鎮旬服奧區久闕元戎才孚王化藉
爾有成之政副吾共理之懷右相之功於國中台貴位累
殊獎以極朝恩於戲有惠於民有功於國中台貴位累
鎮劇權苟非純誠何以臻此爾尚守益恭之節勵匪懈
之心永懋嘉猷以光時望

朱令贊大將軍業宋業即匡業避諱改業之從子少從軍椎額鷹

目馬書曰軍中趨捷善射積功遷至鎮南節度使馬書

神衛都虞候林仁肇卒始為鎮南節度使後主末宋師
唐餘紀傳曰仁肇之死令贊有力焉

圍金陵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隔阻進未破敵退絕餽饟奈何乃檄南都留守劉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乃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權都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爲大棧長百

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宋史王明傳曰朱令贇自

上江領眾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抵金陵爲援明率所部舟師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奏請添

造戰艦三百艘以襲令贇太祖曰非應急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令樹長木於洲浦閒

若帆檣狀令贇望見之果會江水涸舟楫艱阻宋師得疑大軍襲後逗撓不敢進

設備馬書或說令贇曰江水淺澀不利舟筏可俟盛夏

盛夏比至虎蹲洲唐餘紀傳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

大將旗鼓宋師舟小聚攻之令贊以火油縱燒宋師不

能支馬書曰令贊先創巨舟實葭葦灌油欲順風縱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火油機前拒

北風反燄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贊惶駭

赴火死江南野史曰其子脫身奔南昌唐糧米戈甲

焚無子遺煙燄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絕以至於

亡是時宋師上露布稱生獲令贊則非也陳大雅字審

人後主時為衛尉卿宋師圍金陵劉澄以京口降吳越

盧絳轉入宣歙山間中外喪沮始議請降其日後主悉

坐羣臣殿下問計丞相徐鉉等皆唯陳喬請遣人冒

圍悉起上流兵背城一戰大雅舉笏言曰今都城受圍

遣何人犯難後主字大雅而謂之曰審已儒者平時尚

急人之急能強為孤一行乎所謂版蕩讖誠臣也大雅

再拜言曰陛下十餘年來焦心養士羣臣不能報萬一

倉卒之際臣合萬死愚以為覆水難圖雖承威靈恐不

克辦後主曰孤平生喜耽禪悅世味淡如也先帝棄代

時豕嫡不天越升非次雅非本懷自割江以來屈身中

朝常恐獲罪每思脫屣顧無計耳今竟煩大討孤亦安
能惜一日之辱正以旅拒既久暴輸降款將不見納是
以欲起上江征戍以爲聲援大雅曰敢問上江主帥誰
可委以集事後主曰洪州朱令贇志不營私大雅曰令
贇爲人復諫非解紛才臣請得奉將明命都護諸軍進
止願竭鴛鴦若與令贇共事必無益也後主不懌曰諸
人平時高談離稷今但欲爲任蠻奴計孤亦何所託命
因獻欬而起晚出詔付大雅發令贇等軍督促卽行大
雅以夜三鼓犯圍馳出時令贇亦團聚江西軍馬欲絡
繹赴難大雅至勸令贇倍道星行令贇不能用乃於潯
陽口縛大筏載糗糧軍資數十萬計行至石牌營於新
開河口是日苦霧晝集如帟幕籠罩營上令贇懼引軍
行次日至虎蹲洲軍士望見宋師上有氣皆如翔鷲舞
鳳狀咸知不敵令贇謂大雅曰僕此頭顱決爲國家效
一死念與卿俱沒無益也煩卿先事入白可乎大雅曰
入城易爾北兵氣象如此願明算審數勿輕舉於是大
雅馳還冒矢石潛入君臣相持泣下大雅曰令贇軍必
無成於是使喬草降表其日軍果大潰令贇死之自旦
至申約降未定而城北角陷喬雉經闕下大雅拜辭後
主投殿角井中衣挂井幹不得促決兵人引出之統帥
曹彬義其事下令葬喬以其品又錄大雅使
隨後主入朝拜太子洗馬歲餘忽忽而卒

論曰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外援付朱令贇繼勳既懷貳心而令贇孺子復非大將才使林仁肇不以閒死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輩宣力圍城雖天威臨之豈易亡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獨乘其任人乖刺而已以此知伐國之難也

王崇文

馬書曰字光福

父綰吳大將

綰合肥人仕吳太祖為漣水防遏使遷海州副使天

復中青州王師範以沂密內叛乞師太祖遣臺濛及綰將兵援之已拔密州將進攻沂州城謀者偵城中盡偃旗息鼓綰謂此不可擊諸將堅欲攻之綰不能止乃設伏林間以待頃之攻沂者果不克敵兵乘勢追之綰伏發得以濟師武義元年加鎮東大將軍已遷百勝軍節度使

崇文以明地選尙烈

祖妹廣德公主

昭陽李清曰李建勳妻義祖女封廣德公主必無二廣德理恐誤

歷百

勝永安二鎮

徐鉉王崇文劉仁瞻張鈞並本州觀察使制曰敕守邊之要在乎崇垣翰而重威令

也任能之方在乎因善政而加寵秩也懋迪斯道時惟令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守

吉川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崇文儒雅飾身威猛宣用入奉旅賁之列出申

刺舉之能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劉仁瞻沈厚有謀明斷能

理護塞之略歷任弗遷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歙

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清河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戶張鈞踐履班行昭著聲問守土之效

一心靡違而皆克嗣乃勳誕揚我武協比成績勤勞王

家朕以眇躬欽承鴻業實賴良將綏爰四方肆於布慶

之辰而有加等之命就升使職並駕兼車仍崇馭貴之

封增立將軍之號併申寵寄尚示克終無懈乃誠以底

於理陟明有典子不敢忘崇文可光祿大夫依前檢校

太傅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守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

本路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仍賜號威勇將軍散官勳如故仁瞻可依前檢校太傅

使持節袁州諸軍事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團

練觀察處置等使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賜

號貞威將軍散官勳如故鈞可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

號貞威將軍散官勳如故鈞可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

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都團練
觀察處置等使進封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仍賜號武威
將軍散官 廬陵民尙氣喜訟以先止爲怯崇文一以法
勳如故

治之不少貸訟爲衰息建州初平崇文安集之民忘其

亂資治通鑑曰李弘義同吳越兵大敗唐師吳越追之
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後追者乃還

馬書曰福州之役雖爲大將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
王建封劉從效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

陳覺馮延魯而崇
文及諸將皆弗問又涉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禁兵

出更藩任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

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閒崩壞聲

震數十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

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政唐餘紀傳曰或
諫曰公名位既

崇且地屬勳舊盡言賈怨古人不免況嗣
君新服嫌閒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爲止賜書褒之加

中書令卒

唐餘紀傳曰
未拜而卒

胡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爲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
喻後主以手書命郡縣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彥賓集將
佐謀納款則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
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僞不可知刺史不
忠欲汙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眾皆曰善乃帥同
列宋德明等大譁入攻彥賓彥賓懼逃檐霤中執殺之
眾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嘗爲壽州裨將
從劉仁瞻城守累年盡得其方略乃日夜閱壯丁勒部
伍爲堅壁死守計宋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
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

死不從翰軍死傷者眾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

起城始陷

唐餘紀傳曰翰攻江州閱二年不能下徒增圍俟斃一日則怒其庖人鱸魚不精欲殺之

其妻諫曰士卒守城踰年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之故殺士乃捨之庖者夜縋城投漢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

西南依險不設備庖人引翰兵從西眾猶巷鬪雪涕奮南攻之會則病劇不能戰於是城陷

擊不少退翰軍多死則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罪對

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即昇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

腰斬其屍以徇

唐餘紀傳曰遂屠則家

並殺宋德明隳其城七尺

使後不可守時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既

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軍士翰因發怒

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

因誣奏霽宋太祖薄霽罪徒知饒州民家貲貨鉅萬翰

悉取之初太祖聞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

殺馬書曰太祖嘉其盡節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者至獨樹浦大

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矣馬書曰適一日矣唐餘紀傳曰初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視

地者言於翰曰城形為上水龜攻其腹脇則破至是陷

從西南果城脇云行營雜錄曰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詩曰由來秉

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閒嘗為盜被

獲以計脫來歸江南野史曰州郡繫械入京師將至遂略守吏曰吾今見不死則為一健卒君

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別可飲數盃以為永訣時守者

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咸師朗等掠淮北眾至千餘人

令堅因往與官軍戰殺傷頗眾羣賊勇之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

若有功擢神武都虞候江南野史曰令堅帥師朗出援壽春為林仁肇應援劉仁瞻同

破城南大寨及復濠州大柵時劉茂忠吉州安福人南

勇冠後軍左右奮擊前無勁敵野史曰其先彭城人後世徙廬本名徹或謂之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

人臣所能名乃改焉少亦為羣盜會赦書募盜為兵茂

忠出應募且請捨盜自洗滌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

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為內應悉捨戮無遺者惟廬

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

二卒使佯得罪奔先示以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

皆潰積功為吉州兵馬都押衙里人呼為小劉僕射開

寶中令堅為吉州刺史江南野史曰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既至緝理軍事

完治城池鎮遏邊陲頗有節制茂忠為袁州刺史馬書曰初遷袁州萍鄉制置以捍潭衡因

縱獵出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大略至澧陵而還潭
衡巡撫使祖洎惡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

讌飲乃率步騎數千亟趨萍鄉屯寨皆遞候騎告急茂
忠飲陷自若酒數行報騎又至將士請行茂忠笑曰日
旰矣此時出師主將不利潛出騎兵躡潭人後焚橋梁
伏道左然後躬擐甲胄去寨十里與潭師遇合戰追捕
勝負未決茂忠下馬持大稍深入敵陣所向無前潭人
奔還而橋路已絕旁遇伏兵腹背擊之殺傷殆盡遂執
其副使以軍禮見之後金陵破後主歸京師兩人相約
主嘉其功拜袁州刺史

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江南野史曰金陵陷後主
委諭至命以城順令堅殺

軍軍副侍其填割據不降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

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江南野史曰所畜歌妓十數人
分爲二至昏而代自夕迨旦

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帳中者踰時卒茂忠度不能

獨奮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科斂文籍所留田稅簿

而已袁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江
南

野史曰主口吏擲刺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
岸者朱供奉

令執杖庭參至京師授登州刺史

江南野史曰太祖責之曰朕平江南何仍

掠朕邊邑而殘士卒茂忠對曰臣事李煜惟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亦當隕身不顧太祖待之頗厚仍授登州

史刺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汝耶日責拜

謝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媿死

江南野史曰茂忠見其來亦不之憾令就

職日兩衙立墀下

茂忠還朝病金瘡卒

馬書曰南唐季世每除節度刺

史皆質家都城茂忠守袁州金陵城破亡其妻女茂忠

意為軍士所掠及歸京師潛使女奴賣衣諸營得其狀

遂取還之後因據枋夜坐庭下忽一人自外躍劍刺茂

忠茂忠以枋自捍連舉數四而枋迨絕刃不能中會左

右執送軍巡按斬之乃略女兵也茂忠微時所持大稍

後將戰則夜響常與潭人挑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

右中者皆洞胷脇茂忠因敗其購至是疾作臂不能舉

數日卒皆江南野史曰茂忠在江南日雖軍務煩劇處

置無滯然延接下士揖讓

周昞詢訪時務無不盡禮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輔

吳用爲祕書省正字開國宋齊王辟置幕中十餘年歷
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王喜人諛已而匡舜眞率故
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
民者意齊王且舉匡舜奏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
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王每相語曰
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王出鎮豫章始表爲
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
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
疏切諫帝怒坐以沮國動人心流撫州然卒不能行也
後主嗣立復起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
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

宋史曰史字子正齊景達
鎮臨川召奏賤授祕書郎

入朝為平原主簿太平興國五年與顏明遠劉昌言張
 觀並以見任官舉進士太宗惜科第不與但授諸道掌
 書記史得佐武成軍既而復賜及第上書言事擢為著
 作佐郎知陵州獻金明池賦召為三館編修雍熙三年
 獻所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賦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
 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續卓異記三卷太宗
 嘉其勤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知舒州遷水部
 員外郎漳化四年春與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李綖同
 使兩浙巡撫加都官知黃州又獻廣孝傳五十卷總仙
 記一百四十一卷詔祕閣寫本進內史好著述然博而
 寡要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論者嗤其詭誕咸平初遷
 職方復獻廣孝新書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出知商
 州史前後臨民頗以賄聞俄以老疾為言聽解職分司
 西京五年郊祀畢留守司表入賀因得召對上見其
 嬰鑠不衰又知篤學盡取所著書藏祕府復授舊職與
 子黃目同在文館人以為榮出掌兩京磨勘司黃目為
 京西轉運改判留司御史臺車駕幸洛召對賜金紫史
 久在洛因卜居有亭榭竹樹之勝優遊自得未幾卒年
 七十八所撰又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一百三
 十卷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須雜錄廣卓異記各二十
 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正文傳十三卷杏園集李白
 別集神仙宮殿窟宅記各十卷掌上華夷圖一卷又編

已所著爲仙
洞集百卷
輩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

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皮榜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

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徐

唐故朝請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喬

公墓誌銘並序曰士有放懷夷曠介然中立外物無累

於心沒齒不違於道吾友喬公嘗從事於斯矣公諱匡

舜字亞元廣陵高郵人也曾祖譚祖泰皆不仕考鴻漸

本縣尉家世清操州閩稱之故其子孫必有與者公少

好學善屬文弱冠遊京都詞藻典麗容止都雅烈祖輔

政見而器之補祕書省正字丞相宋楚公初獲進用位

望日崇閭君之名辟置門下每爲文賦詩詠輒加痛賞

由是名譽日洽而卿士大夫皆前席待之累遷大理評
事司直監察御史屯田員外郎從宋公出藩爲江西浙
西掌書記府公告老歸九華山公乃升朝爲駕部員外
郎未幾守本官知制誥就遷祠部郎中中書舍人典掌
樞機周慎靜默凡十餘年值邊境椒擾師出無功詔旨
親征中外憂懼公上諫言坐沮撓軍勢黜居臨川頃之
宋公獲譴又以故吏爲累由是累年沈廢今上即位徵
爲水部員外郎改司農少卿判太常寺轉殿中監修國

史拜給事中權知貢舉又兼獻納使遷刑部侍郎公自
徵還數年閒連歷清望蓋舊齒直道上簡聖心至是以
老病不堪朝謁聞上知其家貧詔以二卿之秩養疾王
申歲九月二十有三日卒於京師濱江里官舍享年七
十有五遺命以周易孝經墳棺中太常考行易名曰貞
卽以其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葬於江寧縣某所禮也
夫人太原縣君郭氏代公玄孫晉陵令喻之女也餘慶
所備門風甚高婦德母儀聞於宗族一子僧孺祕書省
正字早卒孫璿亦爲正字公之爲人寬簡眞率常以詩
酒自適不以勢利縈心毀譽讒慝之詞聞之晏如也從
事楚公府殆二十年凡爲府公見知者皆詭譎傾側公
獨淡然無營守政不諂故但以文義知賞未嘗任用烈
祖下詔公卿舉可以親民者楚公所薦非其人烈祖甚
不悅謂給事中常公夢錫曰吾望其薦匡舜也常公及
中書侍郎韓公熙載嫉楚公如仇而與公善嘗相謂曰
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公之歷任奉法循理似不能
言者及其臨危擊節抗詞忤旨侃侃然有古人之風黜
官奪祿甘貧守約凡五年不形於色言恂恂然道家之
流也故能享老壽保康寧歸全委順斯可貴矣公臨終
數日舍弟往候之怡然言曰吾往矣君兄弟可各爲一
詩哭我翌日復告門生曰吾已得徐公兄弟許我詩餘
無事矣其忘懷死生也如此嗚呼絮酒之禮已隔平生

挂劍之信未畀天壤故以二章為誌闕於九原所撰集
七十餘卷編紀之任屬於門人此不備書也其詩云舉
世重文雅夫君更質真曾嗟混雞鶴終自異淄磷詞賦
離騷客封章諫諍臣襟懷道家侶標格古時人逸老誠
云福遺形未免貧求文空得草埋玉遂為塵靜想忘年
契冥思接武晨連宵洽杯酒分日掌絲綸蠹簡書陳事
遺孤託世親前賢同此歎非我獨沾巾 錯詩曰諸公
長者鄭當時事事無心性坦夷但是登臨 皆有作未嘗
相見不伸眉生前適意無過酒身後遺言只
要詩三日笑談成理命一篇投弔向應知

陸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為常州刺史當吳越之衝屢交
兵城邑荒殘昭符為政寬簡招納逋亡未幾遂富實一
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
符不懼撫案叱之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
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入庫中十六年元宗稱藩於
周秋八月命昭符為進奏使置邸大梁昭符乃更名後

主嗣位御宮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禮宋太祖聞而

怒召昭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五國故事云昭符對曰此

非金雞乃怪鳥耳太祖笑因置不問時後主數貢宋帑藏空竭

昭符市於富民石守信宋史曰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事

衛都虞候從世宗征晉陽遇敵高平力戰遷親衛左第

一軍都校師還遷鐵騎左右都校從征淮南為先鋒下

六合入渦口克揚州遂領嘉州防禦使充鐵騎控鶴四

廂都指揮使從征關南為陸路副都部署以功遷殿前

都虞候轉都指揮使領洪州防禦使恭帝即位加領義

成軍節度太祖即位遷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改領

歸德軍節度李筠叛守信與高懷德率前軍進討破筠

眾於長平斬首三千級又敗其眾三萬攻澤州獲偽河

陽節度使范守圖降太原援軍數千皆殺之澤潞平以

功加同平章事李重進反揚州以守信為行營都部署

兼知揚州行府事帝親征至大儀頃守信馳奏城破在

朝夕大駕親臨一鼓可平帝亟赴之果克其城建隆二

年移鎮鄆州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詔賜本州

宅一區乾德初帝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我

非爾曹不及此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
夕未嘗安枕而臥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
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
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
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耳不如
多積金以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
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
生死而肉骨然明日皆稱病乞解符彥卿管軍趙普屢
官就第賞賚甚厚已而太祖欲使符彥卿管軍趙普屢
陳以為彥卿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權太祖曰果然宣
出普復懷之太祖謂之曰豈非符彥卿事也對曰非
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太祖曰果然宣
以復在卿所普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有侏儻者復留之
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太祖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
待彥卿厚彥卿豈負朕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
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開寶六年秋加守信兼侍中太
平興國初加兼中書令二年拜中書令行河南尹充西
京留守三年加檢校太師四年從征范陽督前軍失律
責授崇信軍節度兼中書令俄進封衛國公七年徙鎮
陳州復守中書令九年卒年五十七贈尚書令追封武
威郡王諡武烈守信屢任節鎮專務聚斂積財巨萬尤
信奉釋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輦瓦木驅迫甚急而

停直不給人多苦之

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

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

駕安有不來及後主稱疾宋師來伐昭符又言於太祖

曰臣主必死社稷已後主降罷奏邸不得調卒初名匡

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

清異錄曰昭符素不喜茶常為御史同列會茶歎曰此物

面目嚴冷了無和美之態可謂冷面草也

南唐書注卷八

南唐書注卷九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為羣盜戰敗奔吳事吳武

王數有功王厚遇之嘗召信計事醉不言王嫚罵之信

即仗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

日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

軍唐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辟昭文使閩假道信州信

謙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五代史作亞昭文曰

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

一等人也五代史曰君還其語亞因指牙旗銀首舉酒

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

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願為飲一發中之五代史曰乃酌

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危為烈祖受禪以舊

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烈祖受禪以舊

故贈太師南唐近事曰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疑

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並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

日師至新林浦犒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

命元勳為六博之戲以紆前意信酒酣擲六骰於手曰

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

擲偏赤如前旨則眾彩而已信當自拘不煩刑吏耳義

祖免釋不暇投之益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

待以忠貞焉又曰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

信擎牙注揖擬四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於上忽引身

障烈祖以已當之上自此益加寵遇位至侍中九江帥

五代史曰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

大危牙旗鏢首

烈祖受禪以舊

義祖疑

背即背

凱旋之

見義祖

當一

不負公

當一

不煩刑

昭感復

劉

劉

願為飲一發中之

願以此危為

烈祖受禪以舊

義祖疑

背即背

凱旋之

見義祖

當一

不負公

當一

不煩刑

昭感復

劉

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温急召信
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
彦貞信第四

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復將軍

連刺海楚二州徐鉉楚州刺史劉彥貞可本州觀察使制曰敕懋官之旨非增秩不足以示寵

行邊之任非進號不足以申威施之其人是爲令典某

厚寬得眾深沈有謀克荷家聲累膺朝寄百城觀政三

郡底寧而長淮上游地雄師眾刺舉之職未極當官廉

問之權實諧僉議因是敷寵更任厥成噫千里之長三

軍之帥任遇斯重勳庸是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

圖爾其敬哉無隳乃力

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

黷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

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
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
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瀦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紀時

南唐政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

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民之能以爲一面長城在

鎮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固位久之入爲神武統軍

及周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

次來遠鎮兵軍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

將李穀慮我師斷浮梁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馬書曰穀

攻自壽州元宗使彥貞督率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

皇甫暉爲援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橋

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彥貞雖名家子生長富貴初不練

其芻糧退保正陽 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咸師朗皆鬪將無籌略見周

師退以爲怯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食卽督以追馬書曰前

軍張全約曰不可追彥貞曰軍遇周將李重進於正陽

容在我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斬

東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爲
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
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已增一戰我師

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於陣

資治通鑑曰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

兵所歷藩鎮專爲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遯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旣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時國家喪地千里幾亡其敗自彥資器械三十餘萬

貞始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諡曰壯

不復錄其孤

高越字仲遠幽州人

馬書曰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

精詞賦有名燕趙

閒

南唐近事曰鄂帥李公優待之將妻以愛女越竊喻其意因題鷹一絕書於屋壁曰雪瓜星眸眾鳥歸摩

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馬書曰初投鄂帥張宣久不見知越以鷹

詩謂之日晴空不礙摩天翻未肯平原淺草飛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

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為其掌書記文進

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

馬書曰越聞而慕焉往謁

文進文進以女妻之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為祕書郎烈祖受

禪遷水部員外郎

徐鉉浙西判官高越可檢校水部郎中賜紫制曰敕王者之建藩輔也必

命重臣以臨之又擇賢士以佐之政成當遷留而增秩古之制也高越以儒學淹雅見稱於時頃自南宮直於

東觀筆削之言方勵弓旌之禮是求從事大邦率多婉畫有嘉令望爰屬慶恩俾假正郎仍紆紫綬服我加等

之命無懈盡規之心徐鉉浙西判官高越可水部郎中制曰敕多士之世副臺郎之選者前代謂之賢乃知

三署之屬例無輕授某官高越早踐朝序嘗爲史臣當官有聲聚學不倦頃屬上將出臨大藩輒參入幕之資備觀理劇之用府罷赴闕時名益高司改祠部浙西營川之秩俾從真授無忘職業以荷朝恩

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

南唐近事曰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

者越上書訟之出爲蘄州司士參軍語在文進傳就遷

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

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

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九國志南唐高越遷

太常博士淮上兵起軍書填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委召賜金紫俾掌戎府書檄

以爲稱職不徙官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政殿

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卒年六十二諡

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

金陵新志墓在棲霞寺舊門外有石書侍郎高

府君墓

世歎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夷雅沖淡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烈祖受禪招徠四方秀傑得遠以爲祕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檄累官至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尙書陳潛修吳史未成而卒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藁及他

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諡曰

良後主欲修國史訪藁於其家無在者遠有精識方邊

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

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為過後如所

料乃服其先見馬書以為高越言 九國志曰南唐高

立朝清介權

貴為之斂手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五代史曰事後唐明宗玉壺清

從軍奔敗之際物散意沮舉眾入契丹虜主厚遇之使

率兵救鎮冀又與莊宗連戰明宗即位老思南土部曲

皆華人復歸中國明宗至安州節度使事具五代史五代

親加宴勞封大將軍史曰文進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
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弟存矩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
求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心常歉之因與亂軍
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契丹契丹

使守平州 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為父子文進

少嘗事契丹娶虜公主為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眾數

萬來歸五代史曰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眾數萬歸唐明宗得之甚喜以為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

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為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尙

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為齊王將受

禪吳遣將祖令恩以兵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

殿之而至拜天雄五代史作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五代史曰文進殺行

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仲貴送款於吳吳遣兵迎之文

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

營中別其將士馬書曰別其將士李藏機等告以避契丹皆再拜為訣乃南奔吳以文進為天雄統軍宣潤

使節度 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

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九國

志曰使召馬步使將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
斬之聲至火即滅

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給藩鎮卒五代史曰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

自奔契丹為後唐患者十餘年及南奔始屈身晦迹務

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

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唐餘紀傳曰自其奔契

丹也數引胡兵攻掠幽薊之境俘虜民人教契丹以中

國織紉工作契丹由是益強盛玉壺清話曰八十二

無病卒卒之日星殞於寢大如杯文進嘯赤光丈餘與

星相接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

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

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

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

氏亦賴以得全文進在金陵為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

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

謂之笄日何足異頃當復夏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

嘗至無定河見人脰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馬書云初文進攻新

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

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終無挫衄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院聚圖

書萬卷及琴弈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多

與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

都為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輔政命覺為佐謂曰吾早

暮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

故屈君子無憚也唐餘紀傳曰初為宋齊王客齊王專柄漸引至朝列締結加密景遷留東

都輔政寢病罷歸徙為東南諸道副都統覺居其幕府先主委之輔佐謂曰知卿可任幸悉心輔吾子至於祿

位遷次孤心簡在卿無庸慮也景遷卒還朝為宣徽副使馬書曰齊王

教授累遷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妻李氏如親執庖爨不

置妾媵宋齊王嘗選三美婢予之李氏無難色事三婢

如舅姑晨夕承侍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烈祖

令公敢慢視耶三婢不自安求還齊王第覺唯唯烈祖

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覺懼稱疾家居累月以宣遺詔

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從遷光政院副使

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已為泰州覺兄犯法

刺史褚仁規笞之馬書曰仁規字可則廣陵人始為軍

海陵民好訟吏多不能直乃以仁規兼縣事所部魚鹽

竹葦之地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

有舉籍取之事訖以次償故民不甚怨供億常饒烈祖

喜之及以海陵為泰州選仁規為刺史政如故晚年國

家少事仁規掎刻不已刑罰滋暴加以奢縱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御

史王仲璋江表志曰左散騎常侍王仲璋北土人事元

子多仲璉對曰誠如聖旨陛下聖祖玄元皇帝降於亳州真元縣文宣王出於兖州曲阜縣亦不為少矣嗣主有媿亦劾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表自訴

元宗命覺馳鞫之

昭陽李清日本紀於烈祖昇元五年二月書殺泰州刺史褚仁規此又書

元宗疑誤當以馬書作烈祖為是

仁規惶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眾

詔賜死

馬書曰仁規以承恩被摧不勝忿上疏自陳無過為讒佞所開辭甚許斥及陳覺充按鞫使歎

日吾嘗孤立所知者主上爾覺首構吾事今屬之何以自明遂自劾即日收付大理賜死妻子徙和州

竊弄威福蓋始於此覺與李徵古皆宋齊王客徵古者

袁州宜春人

南唐近事曰徵古少賤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鎔銖銜

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云太守在此洎見乃寓宿秀才

覺後言於潘曰客非常人也明晨餞酒一鍾贈之金碗日郎君他日富貴慎弗相忘徵古來年至京成名不二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

瓶於齊王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為宮官齊王告歸九華

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於元宗曰齊
正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正既召歸益以
腹心寄覺欲使立功取柄時國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
其鋒取福州齊正獨薦覺爲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弘義
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方向覺遂遣之既至
弘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無功矯詔召弘
義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
魯將之攻福州敗績眾潰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
之類不可勝數朝論謂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正
上表待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巳助之於是貶蘄州逾年
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爲死黨唱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

我師屢北度不可復支元宗遣鍾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蹙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寬數日之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周兵彊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王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搥語崇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知見排大言周師必克遂斬於市覺徵古益熏灼道路以目德明既誅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軍拒周以覺爲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爲樞密使如故而徵古爲副使不以敗自咎方

相與挾齊且爲耐久計元宗嘗言及國家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爲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驚然自若司天言天文度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遽以爲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政未晚

馬書曰覺請元宗委

國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譚釋老而已

元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實

出憤怒喬固陳不可元宗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鑾見周師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大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世宗可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

奉正朔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齎豐渥覺將發獻詩一首敘感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德明請割地爲賣國誅死及是覺自爲之使還以兵部尙書致仕徵古先出爲洪州節度副使時晉王景遂爲帥不堪徵古傲狠常欲斬之自拘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齊正覺徵古罪大不可容覺嘗傳世宗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其謀出相嚴續當殺續謝我元宗知覺與續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元宗遣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爲天下主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元宗大怒齊正旣斥覺亦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徵古削

奪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李德誠廣陵人

一云西華人

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錕為給使

吳攻宣州錕出降

新唐書曰楊行密圍宣州刺史趙錕糧盡親將多出降時行密兵銳甚曲

錕將劉金策錕必遜給曰將軍若出願自吾壘而偕錕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諫城上曰劉郎不為爾婿

錕宵遜獲之錕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行密客袁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錕首於汴

又田頴傳曰錕出東谿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

騎不能及頴乘輕舫追之遂見擒德誠與韓球俱從之

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錕使德誠入城

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球即

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即愈人皆異之錕

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為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

圍潤州安仁義諸將每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

誠獨否及城破仁義操弓矢坐城上眾莫敢近德誠至

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

吾以為汝功即釋弓矢就執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

命且以愛妾贈之新唐書曰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

南行密屬以騎兵孫儒南略壁廣德貽書仁義通好以

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以捨儒表為潤

州刺史至檢校太保田頽叛行密與仁義連和行密遣

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善射當時稱朱瑾梁米志誠弩

皆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梁一瑾梁十不當

吾弓一每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

與角行密遣使招仁義降其子諫乃止茂章穴地入父

子就縛斬揚州市武王即拜德誠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

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江南別錄曰吳宣王末德誠

夜宣王殂宮中以德誠進毒幽於殿內德誠親吏走告

義祖義祖以朝使不至慮有他變引親吏百餘人夜渡

江斬關人明日釋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

德誠立讓皇溥

王妻楊氏封國君

南唐近事曰德誠鎮江西日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德誠使女

伎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借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視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伎不覺皆仰首

日者曰此德誠事吳最久南唐興又為佐命首與周本

是國君也

勸進馬書曰烈祖建齊國德誠率諸將勸進其子建勳謀也

初無大勳勞特以際

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為人謙恭沈厚終始

如一自洪州入覲烈祖命宮人逆勞於途百官班謁於

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之

馬書曰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烈祖復姓有司

以同姓非禮制日南平王國之元

昇元四年卒年七十

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

元八廢朝五日諡忠懿 玉壺清話曰德誠少時人相曰太

山之高可比君福不用寸功日享千鍾德誠少事吳主獨受寵遇時為馬步軍使但豐自

充美服裘乘馬而已從諸軍圍安仁義於潤州諸將見仁義皆媢罵詬辱惟德誠執禮未嘗以一語辱之城陷

仁義執弓矢毅然坐城上無敢近者久之獨呼德誠使

前日雀鼠小人皆罵辱吾獨汝見我有禮且有奇相他
日至貴吾委命於爾乃擲弓矢於地以愛妾美玩贈之
德誠扶掖下城由是擢拜中書令封趙王子四十餘人
至先主受禪用其子建勳之謀率諸侯勸進以推戴之
功卒厚寵遇楊武王諸將惟德誠子二十八人第四子
無功止用謙善而卒年八十四

建勳馬書曰德誠有子二十八人建勳為相而建封為
將相無阿黨將死國事君子善之其餘皆任右職

謂德誠曰昨夕亥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陷首
穴胸後考其日乃朱

瑾殺知訓之日也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宋藝文志載李建勳集二十卷高

棟唐詩品彙云建勳隴西人有集三卷徐獻忠詩品
云晚唐諸子不選格調專事情景詩中覓畫之說蓋出

於此遂使渾厚鴻明之氣蕭然謝絕建勳詩每聯德誠
必設景象益工寫之極流而為俳亦不自知也

在潤州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二江南別錄
日揚州遙

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餘人渡徒江州德誠猶慮讒間
江比明德誠盟激兵已入城

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

江南別錄曰義祖見之歎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

妻建勳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於徐氏爲其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事所交皆寒賤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烈祖雖從之未有命建勳遽命舍人草制資治通鑑曰建勳疏言事意留中既而下有司施行建勳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

廣德公主剛果有智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嘗
 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
 之情固無閒也召見慰勉焉未幾復相元宗嗣位以開
 國勳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王埒每謂為史館而
 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人皆欣
 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
 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

朝基業也出為撫州節度使南唐近事曰建勳鎮臨川與寮屬飲郡齋有送九江

帥周宗書至詠以赴鎮日近闕器用儀注建勳無復報簡但乘醉大批其書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閒物可

應官憑君為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湘山野錄曰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

事寬履輕衫攜酒餽引步於漁谿樵鷗間遇佳處則飲忽平田閒一茆舍有兒童誦書聲相君攜策就之乃一

老叟教數邨童叟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體氣
調蕭灑丞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輒
談李以晚渴連食數梨資僚有曰此不宜多食號為五
臟刀斧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異聞叟謝曰小
子愚賤偶失容於鈞重然實無所聞李堅質之仍脅以
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問說者曰敢問刀斧之
說有稽乎曰舉世盡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鷓冠子所謂
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別之離耳蓋言人之別
離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建州之
以呈丞相乃鷓冠子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建州之
役江表志曰馮延魯陳覺出討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
有援兵既而福州之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
軍果為越人所敗

贖俘掠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
以為憂曰禍始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

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山中放意泉石

馬書曰建勳致政賜號鍾山公

妻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媪而不稱所封郡國蓋
將有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

江表志曰學士湯

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荅之曰司空猶不或謂之曰公

未老又無大疾遽為此舉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

吾生平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

閒適爾澄懷錄曰建勳嘗蓄一玉磬以沈香節按柄叩

日聊代清耳馬書曰建勳因為詩見志疾革遺令曰

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勿立碑貽他日毀斷

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諡曰靖及國亡公卿冢

墓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宋齊正當國深忌同列

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

章

論曰李建勳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國且亡

皆如蒼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己故生則保富貴死猶能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一切無所可否唯諾而已視覆軍亡國君父憂辱若己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

帛以贖俘虜真婦人之仁哉

威光金陵續志能仁寺注云今寺南唐古寺基保大

年中昇州特進守司徒致仕鍾山公李建勳捨田入寺後廢宋朝撥賜地基起興慈禪院咸平初建勳女潤州本起寺住持臨壇精律大德尼進暉申明乞以故父李相公舊所施田入興慈寺至今供常住至元之五年住持僧眞實既新其寺又作鍾山公祠以寺之土田多公所施也臨川危素請記於集賢揭公侯斯略云五代之際君不君臣不臣可謂天下大亂之時而公所與為僚友者有若馮延己其人史雖稱公有吏才薰猶不相雜冰炭不相入豈能行其所志哉宜乎引身山水之間謝病不出死而屬其家人以薄葬公命之厄於天勢之厄於人有可悲者矣

廖居素將樂人仕烈祖元宗間為人堅正不為當國者

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
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而羣臣方充
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
見聽乃閉門卻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得手書大字
於笥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爲文弔之以比屈
原伍員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稱之盱江李覲爲
之傳云宋史章望之傳曰江南人李覲著禮論謂仁義
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

南唐書注卷九

南唐書注卷十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張義方不知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義方旣就
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
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
人主好遊畋悅聲色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
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
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仁
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
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

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

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

臣誠不忍忘君親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

親札曰朕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詞皆

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

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易之

新唐

書曰王義方泗州漣水人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大理

囚婦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發其姦義方內決

劾奏意必得罪問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

能盡忠吾死無恨義方即上言義府殺人滅口請下有

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

帝方寵義府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

卒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之議者謂義方為御史彈劾姦

邪諫正過失則可若請舉善頒爵賞則奪輔相權矣然

所言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風惜事迹散落不得盡載

云徐鉉兵部侍郎張義方可左常侍制曰敕某珥貂服

入膺茲選允叶懋章而爾義方可謂能矣踐歷臺省抑

揚聲實純誠直道造次靡忘今予眇躬嗣守不訓弗惠

厥德思聞讜言乃均慶恩命為常侍從容左右敬仁嘉

猷爾其念哉無渝乃節可又左常侍張義方可勤政

殿學士制曰夫珥金貂直騎省以備顧問非不重也而

文學之選宜又加焉某是號名儒久登華貫臺閣踐歷

聲實相符侍極而來當官無撓朕祇奉先烈勤求大中

諮訪闕疑籍爾稽古特加近職以示開懷順美弼違無

忘讜直南唐近事曰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
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邁疾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
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為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
粒痞瘕而終當時識者以為氣未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為廝養以戰功貴事

具五代史五代史曰李金全其先出於吐渾金全少為

以功為刺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
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

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

事金全慚不能對徒鎮橫海久之罷為右衛上將軍晉

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環高祖遣

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為唐州

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日無失吾

信金全未至襄州安重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

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為重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

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

全利其所掠貲因捨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

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

殺即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晉

高祖時為安州節度使任中門使

五代史作左都押衙胡漢榮漢

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

奏漢榮病不任行仁沼至酖殺之

五代史曰漢榮教金全留己不遣金全客

龐令圖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

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

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忠

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

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爲
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
人殺令圖而醜仁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五代史曰馬
沼仁沼舌壞而死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
大名元城人也唐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卽位歷博單郢
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
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
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
爲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卽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徒
鎮安遠代李金全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
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
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拒澶魏之閒
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餘人克泰州虜二千人降
其首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於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
節敗之於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九月留守鄴
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於衛
邨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何如
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開運
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代金全鎮安州漢榮懼給告曰
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大懼

使其從事張緯奉表詣金陵請降五代史曰仁沼二子

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不遣仁沼

之死其二子將訴於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

金全信之遂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

三千人逆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而殿之而東承裕

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五代史曰行至漢川而

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資治通鑑曰

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資財皆為承裕所奪乃還晉將安審

輝追敗之於馬黃谷處恭死於陣承祐帥餘兵阨雲夢

橋資治通鑑曰丁未審輝又敗唐軍於雲夢澤中九

域志曰安州安陸縣有雲夢鎮今安陸縣南五十里

有雲夢澤宋史曰安州雲夢縣本漢安陸縣也後魏大統十六年於雲夢縣置雲夢縣復為審

暉所敗執而殺之五代史曰馬全節執承裕及其兵二

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資治通鑑曰馬全節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人於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淮北遺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帝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墟濟淮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帝悉授之金全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籍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師出洮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爾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

下令曰敢言過濶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
 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
 引歸金全曰吾全軍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衛聖統
 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
 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
 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諡曰順六朝事蹟曰金全墓在石頭城北碑額唐故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贈中書令李順公神道碑侍郎高越書全金卒後閩楚之
 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乘我罷
 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
 卒云

皇甫暉魏州人

五代史作衛州人馬書作山東人

事唐晉事具五代史

五代史曰暉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留屯貝
州是時唐莊宗失政天下離心暉夜博軍中不勝乃與
其徒謀亂劫都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得天下以先得
魏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
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魏軍久戍去家咫尺不得相見
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
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今英主在上精甲銳兵
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語軍士知
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攜二首
詣裨將趙在禮從之夜焚貝州入魏在禮以暉為馬步
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
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
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
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
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
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
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恤我乎不
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飲以酒暉飲
白若去契丹入中原暉時為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
謝而去契丹入中原暉時為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
建俱來奔元宗遣使具舟楫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

不自安至秦淮赴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

入朝歷歙州刺史秦州志載暉保泰中為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

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為北面行

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

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為用周人頗憚之

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世宗親帥眾盡銳攻

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

敗猶收兵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遜暉

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入執暉鳳東都事略曰皇

甫暉姚鳳率眾十五萬塞清流關太祖擊走之追至城

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成列而戰太祖笑而許之暉整

陣出太祖擁馬頃直入左右馳突大呼曰吾直取皇甫

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刃暉生獲之并鳳擒之國老聞

話曰太祖挺身力戰劍血服衲旣而揜暉殷宋史曰手
 刃暉中腦默記曰世宗親征淮南壽州四程皆大山至
 劉仁瞻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西而西澗又在滁州
 清流關而止唐嗣主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
 之西也是時唐嗣主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
 上而滁州其控扼且壽州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
 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
 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翊曰再出
 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邨人云有鎮州趙
 學究在邨中教學多智計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曰彼之
 威名冠南北太尉以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彼之
 兵勢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兩軍勝負如何曰
 彼勝我敗畏其出兵故問計於君學究曰可直抵城下
 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乃山背也可直抵城下
 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無敢躡其後誠由
 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
 而驕解甲休眾可以得志太祖大喜命學究指路學究
 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跨馬浮西澗以迫城
 奪門入旣入暉始聞之率親兵環甲與太祖巷戰三縱
 三揜旣主帥被揜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
 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
 趙學究者即韓王普也

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

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白若曰臣

非不盡力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

今日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

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默記曰世宗見暉於質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言我

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眾

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

因盛稱太祖神武史纂左編曰暉言今日見世宗賜

擒於趙檢點者乃天贊趙檢點非臣所能及

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默記曰至今滁人一日午時鳴

鐘以資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閒為軍校馬書曰繼勳常從暉軍中滁

之弗及遂逸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頗以

吏事稱入為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繼死繼勳雖

尙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爲大將資產優贍名園甲

第冠於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

馬書曰營第宅侈車服蓄妓樂備珍美擇

近郊之地置花構亭珠翠環列擬於王室

及開寶中大兵傅城繼勳保惜富

貴無效死之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見

於詞色

宋史曰每眾中流言頗道國中蹙弱姪紹傑亦以繼勳故爲巡檢常命紹傑入見後主陳歸命

計會有風雹繼勳又密陳滅亡之兆

偏裨有募死士謀夜出奮擊者輒鞭

而囚之

宋史曰又請出煜親兵千餘守關城爲宋師所掩

自度罪惡日聞稀復

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

蔽塞及後主登城見王師旌旗壘柵彌徧四郊始大駭

失色繼勳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出宮門軍士雲集鬻

之斯須皆盡

馬令論曰皇甫繼勳叛父於垂死其事君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

容於天地繼勳之
死豈特人怨哉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馬書作許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

時擢第偶雋曰文蔚長興二年盧華榜下進士入為河

南府館驛巡官馬書曰文蔚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

又勵坐秦王重榮五代史曰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

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

又握兵柄其為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為詩歌多招

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

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

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
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
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
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
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尙喜屢聞之其餘不足
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
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

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
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
於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為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
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
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
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
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皆莫敢可否從榮入曰臣
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曰臣
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
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
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
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
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
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橐鞬以軍禮庭參其
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
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
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捧聖嚴衛指揮使人
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以下七
匹至三匹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以數百
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懾從榮又命其寮
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
言事者請為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

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稅刑部侍郎任贊爲
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
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寮屬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
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
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
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士和
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贊入問起
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
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
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
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卽唾肉如肺
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
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
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尚忌宋王從厚賢於己
而懼不得爲嗣其居平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
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己不知人既去
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己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
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
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
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
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
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

須得侍衛兵馬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興殿議事贇貴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甚眾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敬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敬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掩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卻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

來者益眾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月而明宗崩

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為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主客

郎中拜中書舍人烈祖殂元宗以喪亂後舊典散亡命

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

時稱其精練馬書曰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下遂正朝廷綱紀烈

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議葬禮於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

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馬書曰文蔚之居諫職秉

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

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

已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
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祚以
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
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
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
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姦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
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
冰言者恻恻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
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尙爲
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
附姦儉尙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

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卻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亡死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

延已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率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

延已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

馬書

曰延魯所生乃延已繼母

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

以至紀綱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爲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已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姦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已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宴誼諱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

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
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孳子
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踰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
徽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
延己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
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姦謀詭計誑惑國朝致
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
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
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
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
賊掩覆者皆斬昨赦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己出

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
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
下比諸鄰邦我爲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姦宄之謀軍
國儲資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社
之羞宜醢姦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
祛眾怒馬書曰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今民多饑饉政未和

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譎言遐邇危懼
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鋤虺蜮延己不忠不孝在法難原
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
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
士參軍

堯山堂外紀曰文蔚治柴車奉母欣然就道而
作詩曰屈原若幸高堂在終不懷沙弔汨羅

覺延魯以宋齊正救解復不死延已雖暫罷旋柄用方
宣延已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
江文蔚疏耳逾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
遇合卽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
翰林學士知貢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
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
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
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
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

諡曰簡

徐鉉唐故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公墓誌銘曰公諱文蔚字君章其先濟陽考城人也昔高

陽恢若水之靈光有萬國伯益獲箕山之護克成夏功故其子孫延祚丕顯茅土錫胤圭組流光在漢者爲孝

子在宋者為忠宰在梁者為烈將在陳者為詞臣長城
既封淮水亦絕辭周粟而遠騫避嬴亂而深藏徙籍建
安世為大姓至於我王考毗考秦皆以隱德清操垂為
門風惟公嗣奕葉之賢在生知之異幼挺奇表夙翰殊
量殫儒墨之祕奧窮文史之菁英閣里歸仁宗黨稱孝
於時天下未一遐方不寧公鄙尺鷄之為從黃鵠之舉
類延州之觀樂同太史之探書升名俊造從事河洛衰
俗難佐天壤不支我烈祖孝高皇帝王業始於江東仁
風被於四裔公杖策高蹈款闕來儀府朝肅以生風臺
閣藹其增氣署宣州觀察巡官試祕書郎遷水部員外
郎賜緋魚袋王國初建改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於時天
人協應獄訟攸歸舜禹相與言游夏不能措潤色之任
也我則無慙既受禪遷主客郎中知制誥如故俄而真
拜仍賜金紫今上嗣位大禮聿修徙公為給事中判太
常卿事時同軌胥會有司失職公與司門郎中蕭公儼
博士韓君熙載協力建儀周行翁然由是祖功宗德之
位定大行昭名之義允功署高廟與天無窮明年拜御
史中丞矯枉持平無所顧憚坐庭劾宰相其言深切貶
江州司士參軍初國朝自王義之後曠數百年憲署之
舉閒無廢職然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也故權
右振悚朝野喧騰傳寫彈文為之紙貴人心既爾天鑑
亦迴前所劾者或免或黜公就加江州營田副使頃之

徵為衛尉卿俄拜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權知貢舉
 出納密命樞機靡失登進造士衡鑑無私聳禁署之清
 風著春官之故事薦賢之賞行及於台司曳杖之期奄
 先於朝露春秋五十有二保大十年八月二日卒於京
 師官舍皇上帝痛惜為之廢朝送死恤孤一從公賜有司
 考行易名曰簡即以其年九月十三日葬於某縣某里
 之原禮也長子翥祕書省正字次子騫皆早卒今以從
 子翹為嗣嗚呼哀哉公心平氣和貌古神正雅好玄禮
 有方外之期尤善詞賦得國風之體去華簡禮不以位
 望驕人矜才誘善不以威名傲物操履堅正靡得動搖
 襟懷坦夷初無蒂介謫居江楚恬然自足孜孜夜色養
 蒸孝心嘗為詩云屈平若遇高堂在應不懷沙獨葬魚
 此其心也江州節度使賈公崇以武立功以剛肅物事
 公如師傅親公如兄弟時皆服公之重名而賢賈之樂
 善也既歸京寓居公廨無以家為二子繼亡一慟而已
 齊生既於夢覺遺寵辱於錙銖古之達者何以過此嗚
 呼凡我僚舊均哀共戚入黔婁之門闔覽伯喈之經籍
 睇落日以流慟愬秋風而沾臆企景行於高山勒哀詞
 於樂石其詞曰高陽之裔伯益之孫展矣君子載大其
 門爰翔爰集樂我樹檀影纓幕府振藻西垣禮儀卒獲
 風憲攸端道行在時業隆自我英英若人見義必果直
 指烈烈宮鄰瑣瑣死生以之何適不可允矣天鑒明哉

主恩乃還宣室乃入修門從容禁署密勿王言得才為
盛知人則難求尸宗伯載善其官人必有終古無不死
嗟嗟若人風流永矣徐庶有母鄧攸無子闕里諸生荆
州故吏謂之何哉啜其泣矣秋風落木逝水成川昨朝
飛蓋今日荒阡一立殘照萬古愁煙素車自返寶劍高
懸高才兮直道共盡兮何言建寧府志曰文蔚者有
唐吳英秀賦七十二卷桂香賦集三十卷子拯端拱中
登第仕至太常少卿夢谿筆談曰晚唐五代間士人
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賦一竅初啟如
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駭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
飲清餒臨訝監軍之捧塞
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
伏見節度使邊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措置乖刺大失
人心致奉節兵乘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遯不然幾
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為虞乃
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

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眾也幕府無賢才是
禮不足待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
無一長考之前古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
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
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禮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
辭不受而卒

南唐書注卷十

南唐書注卷十一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馮孫廖彭列傳第八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頽事烈祖至吏

部尚書致仕嘗為歙州鹽鐵院判官

馬書曰裨將樊思蘊作亂燒營火反

令頽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

按滑言唐滑儀之後吳

行營都虞侯言驍勇果毅雅善治兵時危仔倡舉信州

請降高祖以張景思代之命言率兵五千人送景思入

境仔倡聞言兵至棄州奔吳越言偕景思入信州從容經畫人服其有定亂之才

死人情詢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

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起家授祕書郎

徐鉉

駕部郎中馮延巳兼起居郎屯田郎中閭居常兼起居

舍人制曰敕朕凝旒端冕以臨萬邦而左右史臣執簡

近侍言動得失注記無回故布政罔不臧承化罔不若
惟聖攸賴慎柬難虛某官馮延巳君子之儒多聞爲富
發之爲直氣播之爲雄文某官閻居常行願樞機學臻
精博得廷臣之體多長者之言而皆踐彼周行奉子元
子或奏記有翩翩之譽或鑄罍多疊疊之談藹然清風
叶此時望是宜兼領郎署咸躋掖垣於戲君舉必書朕
敢忘於恭己無德不報爾勿怠
於懋官各振公才副茲多訓 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

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附宋齊王同府位高者悉

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己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

不能去 馬書曰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特以舊人不能離也 延巳負其材藝

狎侮朝士嘗謂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忌憤然

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詼諧歌酒百

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於王

邸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狗馬之友也僕

固無所解君之所解適足以敗國家耳

馬書曰孫晟面數延己曰君常

鄙晟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佞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誤邦國大計也聞者隳之延己慙不得對給事中常夢錫

屢言延己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將斥之會晏駕

元宗立延己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

厭之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為不憚煩也

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

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罷為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

南唐近事曰延己鎮臨川

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有僧解之曰以母毛生舌間不可替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果寢

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

徐鉉太子太保馮延己落起復加特進制曰門下爵賞之

行憲章斯在急於務則適其變終其事則歸於禮將軍
重位足以奪孝子之情特進崇班自昔冠諸侯之上申
爲懋典允屬公才具官馮延巳儒雅積中機神應物風
雲夙契魚水眞符處多士之朝副具瞻之望及移相府
出鎮臨川封境綏懷聲猷茂遠頃集蓼莪之痛俯從金
革之權露冕有誠輯瑞來覲疇咨舊德保佑東朝比疏
傅之在前允諧擬議類魯公之拜後適就變除俾進崇
階庶申優寵於戲將相之重資爾以惟聖儲兩之尊繫
爾以成德知人則哲子用弗疑勉揚令圖無忝召爲太
多訓可落起復冠軍大將軍加特進餘並如故

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數居
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姦遂肆爲大言謂己之才略經
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
宗果謂然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
無他長紀綱頽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委邊帥無所可
否愈欲以大言蓋眾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敢兵以爲

齷齪無大略嘗曰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

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

擊鞠未嘗少輟此眞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朗州劉言

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己與孫忌曰湖湘

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

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忌卽

欲奉行

汪南野史以爲忌言

延己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

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毀重非

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

取資於國以損其功遣使於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

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

議籍籍延己力求去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

江北地始罷延己猶為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

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延己

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

趙德麟侯鯖錄曰余見一士大夫家收後主書一詞下

云馮延己三字詞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平空催

散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

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

壽南山 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為樂府詞

已著樂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

錦屏圍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

山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

樂章名陽春 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

集傳於世

春水何干卿事 堯山堂外紀載延己謁金門閨詞云風

春水何干卿事

作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

手按紅杏蕊，鬪鴨欄杆獨倚碧玉搔頭。
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
延巳對曰：安得

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
馬書曰：元宗嘗作浣谿紗二闕，手寫賜樂人王

感化曰：茵菖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閒。還與容光

共憔悴，不堪觀。細雨夢迴，雞寒遠上小樓吹徹玉笙寒。簌

簌淚珠多少恨，倚闌于手卷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

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音鳥不傳雲外信，丁香

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日暮，接天流。後主即時喪敗

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甚優。

不支國幾亡，稽首稱臣於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而君

臣相諛，乃如此。延巳晚稍自厲，為平恕。蕭儼嘗廷斥其

罪，及為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議者，皆以為當

死。延巳獨揚言曰：儼為正卿，誤殺一婦人，即當以死。君

等今議殺正卿，他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今

所坐已更赦，宥宜加弘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

馬書曰：時謂裴

四

冕損怨無

弟延魯

延魯字叔文一名謚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兄延己俱事

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為中書舍人勤政殿學

士徐鉉禮部員外郎馬延魯可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

問之重使如綸之命式光人文無詢之言不入吾耳所

寄若是其選可知某惟望與才皆副是任況東畿亞府

有理劇之用南宮禮典多伏奏之勤俾膺簡求必叶虛

多訓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徐鉉杜昌業江州制

之長藩屏王室其揆一也隨時省置何嘗之有焉朕祇

荷慶基懋循古訓迭用舊德以頌詔條交修予違踐更

爾位肆因大慶式舉朝章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京兆

密出納惟允固慎無違先帝用能委之邦政明九伐以

恢王略堅一心以迪大猷六事允諧時乃之用將圖爾

效且盡其才朕以中流之寄九江為重控五嶺之衝要

鎮百蠻之驛屬予相臣入總樞務惟爾公望克副其勳

是用輟夏官之崇膺外臺之職尚虛使節以使理戎其
 往慎乃攸終遵我成憲簡易以申令恩信以卽師惟惠
 惟忠無忝朕命依前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使持節江
 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本州團練觀察使散官勳如故
 唐餘紀傳曰杜業不知其家世先主時以兵部尚書兼
 樞密使業有心計優權變兵籍民賦指之掌中又能檢
 身奉公爲國蓄財由是保大初帑藏克實資治通鑑
 曰昌業以兵部判省事出爲江州觀察使及還爲吏部
 尚書判省事南唐近事曰業妻張氏妬業憚如嚴親
 烈祖嘗命宋后召至內庭諭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側
 何拘忌如此張涕泣言曰業本狂生遭時遇主多艱之
 初陛下所籍者鴛力未竭耳况早衰多病縱之必致深
 損將誤於任使先主大以爲賢以銀盆綵緞賞之宋
 史曰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
 郎鎬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爲法官有子毀父畫像疑其
 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奇之舉
 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入聞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
 直澄心堂南唐亡歸宋

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旨遽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

以何官賞之

 鈞磯立談曰業還撫案大慟曰國事去矣
 夫鴻鵠養護六翮將致千里今以傳斥鷃

寧不使人恨也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躐進嘗內宴出寶器貯

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比徧賜

猶餘其半輒曰敕賜錄事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笑而

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唐餘紀傳曰延魯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州之役以延

魯爲監軍使諸將欲乘勝取福州樞密使陳覺欲自爲

功乃請銜命宣慰召李弘義入朝既見弘義不敢發還

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專兵業

已行因命延魯爲南面監軍使陳覺及王崇文魏岑會

攻福州取其外郭馬書曰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全圍城數日有國以來

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各務爲己功犄角不相會應諸將皆怠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會

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蠟浦將捨舟而渟淖不

可行方布竹簣登岸我軍曹射之簣不得施延魯曰引
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盡
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
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譟
而前與城中夾攻我延魯敗走俘馘五千人堅戰死諸
軍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虛延魯
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死朝廷命卽軍中斬延魯及覺
會宋齊並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金
陵馬書曰初延魯銳於趨進常欲用兵要功名延己曰
士飾身勤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延魯曰弟不能
惜惜待循資爲宰相也及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
鑰甚固延己歎曰弟不肯爲循資宰相一至於此屬吏
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爲

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

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

郎出為東都副留守徐鉉馮延魯江都少尹制曰敕朝

賜緋魚袋馮延魯頃者尹縣留都首變田制克勤於事

以利於人自歸朝行已踰周歲如聞眾庶未甚樂成矧

彼浩穰所宜均一是用假爾亞尹往畢舊功其在條理

得中厚薄無撓俾乃比屋咸遂所安止於刑讞之繁亦

以公平為用務令稱職無忝加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

恩可以本官判江都少尹公事延魯窘蹙白髡衣僧服而逃

馬書曰時謂之曰執節分髮潛為行腳之僧南唐近事曰或譏之曰昔日

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為行腳之僧被執

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宋史曰授問江南事占奏

詳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

尚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伏誅元宗遣延魯朝

於行在太祖將乘兵鋒南渡旌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
魯曰爾國何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
其通謀未知其詳重進之使館於臣家國主令臣語之
曰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
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以數千烏合之眾抗天下精
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言
大喜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何如延魯曰重造自謂雄
傑無敵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能抗天威乎然本
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固無降理大國亦
損數萬人乃可況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饒
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與卿戲耳豈聽卿

遊說哉

江南別錄曰太祖笑曰聊戲卿耳吾與江南大義已定何至如此

會捕重進叛

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眾人乎

謂眾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

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不誅厚賜遣歸南渡之師亦

輟後主嗣位延魯頗伐奉使功嘗宴內殿後主親酌酒

賜之飲固不盡又誦詩及鼓琴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

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旄節留之闕

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憐之遣使挾

太醫護視放還金陵卒於家

宋史建隆三年煜遣來貢因表求舒州田宅詔賜之

後改常州觀

子僎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

唐南

近事曰僎舉進士初年少眾譽籍籍秋試閒夢登崇孝寺幡刹極高處打方響徐幼文占之曰雖有聲價終至

下地泊來春僎俄成名於侍郎韓熙載勝下或責幼文
言謬幼文曰誠如吾語後當知之放勝數日中書奏主

司取士不當遂追後與其弟侃儀益智編曰馮儀為南

勝御試僎果覆落唐豐城令有田父詣

令求訣事凌晨飯蕨稍覺飢至食肆求麩久不與乃去

肆家堅素麩金不與訟於縣儀飲以茶灑桐油其中田

父盡吐所食惟蕨宋史伉文辭清麗嘗著平晉頌

耳肆家乃伏罪時人稱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歷

典藩郡皆有治績咸平三年知福州卒入宋繼取名第

特賜錢十萬錄其子立應同學究出身

南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价仕至殿中丞知福州至道咸

平閒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於仕進然喜言高退

事嘗早朝集漏舍歎曰元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非僕
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素意南唐近事曰金陵城北

雞籠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

境掩映如畫六朝舊迹多出其間所謂玄武湖也徐鉉
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不

能對

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始濟陽為進士

者例修邊幅尚名檢忌豪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馬書曰好學有

文辭尤工於詩按晟有讀古闕文遂亡去渡河客趙

一卷金陵牛首山有晟碑文今尚存魏閒馬書曰忌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

魏閒賈島像置於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為

妖以杖驅之易儒服北之趙魏唐餘紀傳曰晟豪舉

跌宕不能蹈繩墨遂棄去南遊廬山為道士於簡寂宮

性喜為詩畫賈島像置之屋壁晨夕事之道眾以為妖驅之出乃復儒服北走趙魏謁唐莊宗於鎮州唐

莊宗建號以豆盧革五代史曰豆盧革父贊唐舒州刺

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

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為
行在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
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
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為相說
唐末為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梁為禮部侍郎革

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
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
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為惟諾
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
完因緣以為姦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
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
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
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
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致皆坐死
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閤門待罪由
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監駁放而斃蹄羈旅號哭
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
而議者蓋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
數萬人軍士妻子皆采梠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
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段緬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
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事也莊
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不能對第曰
陛下威德著於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
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遭天下多故
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
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他官而革以
說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殿學士莊宗崩

革為山陵使莊宗已耐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
 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
 之於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於我武
 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
 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澈州刺史所在馳驛
 發遣宰相鄭珏任園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
 請俸私人自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
 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革陵州說合
 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罷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
 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
 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陶峽
 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他將取五州明
 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
 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
 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
 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神初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為相革雅知忌辟為判官遷著作郎明宗天成中與高

輦五代史曰從榮寮屬甚眾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

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曰明日
 而今誅王居敏矣宋史藝文志輦有崑玉集一卷同

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

馬書曰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

判官守殷叛伏誅晟棄妻子亡命陳宋間安重誨謂教守殷反者晟畫像購之不得族其家江南野史曰忌

窘急落髮為沙門亡淮南

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睨之忌

不顧坐淮岸捫衣齧蝨追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忌陽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

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送詣金陵

江南野史曰先主常使親信於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偉重異常僧走庭下喏之忌端坐不答逆者知之乃

聞先主迎置門下命蓄髮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與

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辨鋒起人多嫉之而烈祖獨

喜其文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祕計每入見移

時乃出尤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

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為舒州節

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

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閒行在東門聞亂得

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

而逸忌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為罪累遷右僕

射與馮延巳並相金陵新志曰鳳臺山西岡壠之間有孫晟宅韓熙載見其門巷卑陋謂曰

湫隘若此何當為相每鄙延巳侮誚之唐餘紀傳曰嘗誦言曰玉杯金

第耶明年果拜相輒以盛狗屎可乎然為延巳排侮卒先罷馬書曰晟

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

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為司

空使周奉表請為外臣忌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忌

若辭是負先帝也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

尚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培土通鑑

辨誤曰培鋪收切瓦未燒者與漢書長陵一抔土不同周世宗以樓車載忌於壽

州城下使招仁贍仁贍望見忌戎服拜城上忌遙語之

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世宗詰之忌謝曰臣為唐大臣

豈可教節度外叛於是遣崇質歸而留忌會暑雨班師

忌亦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屢召

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周

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宋史曰永德屯下蔡

與重進不協多暴重進短又遣親信密言於世宗謂重進有姦謀重進聞之自壽陽單騎詣永德帳命酒飲親

酌謂永德曰吾與公國家肺腑同獎王唐人聞之以為

有閒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書於世宗皆斥

瀆反閒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

責讓忌正色請死無撓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

出命都承旨曹翰五代史曰亟召侍衛軍護至右軍巡

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

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

人亦皆誅死於東相國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

死始追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江南野史曰追

封中書令魯國公諡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為祠部郎中賜名

魯嗣江南野史曰忌家先為明宗所誅過淮娶接婦高

氏乃燕公駢之少女先夫有從婦子李紹慶嗣主優秩以慰之

論曰南唐之衰劉仁贍死於封疆孫忌使於奉使皆天下偉丈夫事雖敵讐不敢議也區區江淮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猶謂國有人焉蓋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避亂失職者以唐爲歸烈祖於宋齊二字而不名齊正一語不合則挈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追謝之乃已元宗接羣臣如布衣交閒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著幘欲冠帽可乎於是足以得士矣苟含血氣名人類者烏得不以死報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詎不信夫

廖偃彭師曷皆楚馬殷

五代史曰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

權遣孫儒劉建峰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宗衡等攻揚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

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
 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
 圍之久而不克遣殷與建峰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
 所歸乃推建峰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眾
 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
 州兵戍龍回關建峰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峰助勛
 凱甲被先鋒兵戍還開門納之遂殺處訥建峰自稱留後僖
 以為關兵戍還開門納之遂殺處訥建峰自稱留後僖
 宗授建峰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
 為邵州刺史建峰不與勛率兵攻湘鄉建峰遣殷擊勛
 於邵州建峰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譟呼軍
 卒陳瞻妻有色建峰私之瞻怒以鐵櫪擊殺建峰軍中
 推行軍司馬張佶為帥佶將入府乘馬輒齧傷佶髀佶
 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
 乃共殺瞻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佶乘肩
 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
 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
 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
 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
 遣使聘於士政使者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
 以兵七千攻之捨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阮之遂
 圍桂管擄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

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竇爲楊行
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竇爲指揮使竇從
行密攻戰數有功爲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竇
誰家子竇曰馬殷之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
汝可乎竇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鄰境朝夕聞殷動靜
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鄰境朝夕聞殷動靜
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
心矣然勉爲吾合二國之權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
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竇歸殷大喜表竇節度副使行
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
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殷存等屢戰不
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
勝乃致書於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
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
合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
卽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待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
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
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
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
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
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母章曰
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

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
 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
 楚綦母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
 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
 嶺南取昭賀梧州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
 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
 朗州彥恭奔於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
 州向壤辰州宋鄴敘州昌師益等率谿洞諸蠻皆附於
 殷殷請升朗州為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天冊上將軍殷
 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宮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
 以其弟賓為左相存為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
 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
 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
 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
 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
 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月
 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銓王褒等攻之
 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
 汭劉龔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
 地狹兵寡不足為吾患而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
 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懼心然尊王仗順
 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鄰敵然

後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
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
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
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
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
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
書右丞李序持節以其弟賓為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
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徒崔穎為司空拓拔常為左
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為左
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穎為司空拓拔常為
僕射馬琪為尙書文武皆進位諡其曾祖筠曰文肅祖
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於長沙長興元年殷
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
以為贈諡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人祖爽父匡圖

按宋避藝祖諱改光圖

仕皆至刺史

五代史補曰廖氏虔州贛

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皆有詩名偃躡
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為鄉里所憚江南命功臣鍾章為
虔州刺史深嫉之於是圖與凝等議曰觀章所為但欲
滅吾族耳若戀土不去禍且及矣於是領其族暨部等
三千餘人具鎧仗號令而行章不敢逐遂奔湖南時武
穆王在位見其眾盛恐難制欲盡誅之或者曰大王姓

馬而廖來歸廖者料也馬得料其勢必肥實國家大興
 之兆其可殺之乎穆王喜遂善待之乃以凝為永州刺
 史圖為行軍司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賜莊宅於衡山
 自稱逸人偃能於馬上挺身而立取溼衣振奮而服之
 以示輕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管親軍雲猛都謂
 之雲猛郎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與偃鬪偃忻然而
 往雲猛能用鎗見偃瘦小心輕之馳驅而刺偃將及之
 偃佯落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墮地因生
 揜之自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終世不為鄰境所輕者
 偃之力焉至其子希範嗣位九谿蠻叛命偃率兵討之
 為流矢所傷死於蠻中凶計至希範使人報其母張氏
 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為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
 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望大王
 勿以為念希範聞而歎曰廖氏有此母欲不與其可得
 乎於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疑任為從事至希範薨國
 亂為江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為洪
 州連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疑為人不羈好談
 諧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
 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劫墳賊耳聞者皆笑之及在江州
 盛暑嘗患體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於其間或至終
 日雖賓友謁見出露其首與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
 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一角凝不能測

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偏碑之象也團練
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十國春秋曰廖凝字熙績
衡山人少隱居南岳時登祝融峰頂觸思成韻語一時
詩人盡屈其下元宗習其名數往聘之初不赴詔後江
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若就義以存吾宗遂出
為彭澤令慕陶處士為人己而笑曰淵明不以五斗折
腰吾寧久為人役即解印歸衡山久之起復為連州與
張居詠輩為詩友未幾復辭歸有詩集七卷廣輿記
曰凝秩滿但攜詩卷酒瓢而去明方輿紀勝曰凝宰
都昌縣以廉白守秩滿題詩修江寺曰五斗徒勞更折
腰三年兩鬢為民焦今朝解印吟歸去還挈來時舊酒
瓢宋史藝文志有廖光圖詩集二卷廖凝詩集七卷
五代史曰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皋
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
皆薄徒飲博謹呼獨常沈厚偃少倜儻善奇節通左氏
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

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祕書郎為裨將戍衡山縣

殷子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師曷不知其世

資治通鑑黔南巡內谿州刺史彭士熊寇辰澧州楚王
希範命劉勅討之勅因大風以火箭焚其寨士熊帥麾

下逃入獎錦深山中乙未遣其子自殷時為將資治通鑑曰初

師曷納溪錦獎三州即請降於楚自殷時為將

蠻酋彭師曷降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

為彊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曷常欲為希廣死及希

萼與希廣爭國遣將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

沙營於江西師曷登城望之於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

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谿渡江

出岳麓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前

軍敗則大軍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希萼已遣間

使以厚利啖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二心謂希廣

曰師曷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
必不負大王希萼何能為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
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可瓊或夜
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內應一旦師曷見
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請速除之
希廣不信師曷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
未幾希萼兵水陸急攻長沙可瓊等按兵不救師曷戰
於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可瓊等使救城
可瓊舉軍降希萼長沙遂陷師曷投槊於
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不殺與希萼有舊
怨資治通鑑曰初希崇以為師曷必怨之希崇避殺

兄名於是命師曷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曷歎曰

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為是哉至衡山偃在焉資治通鑑

曰偃與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令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輔之相與護視

希萼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歸

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

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為衡山王資治通鑑曰時

以縣為行府斷江為界編竹為戰艦以師曷為武清節度使召募徒眾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三楚新

錄曰希崇乘鸞作亂揜希萼囚於衡陽既而悔焉遽命舟楫追之約於長沙南五十里昭澤沈之路經衡山縣

豪族廖光圖子仁勇聞其來與叔凝議曰希萼長而被廢今又見追此必不免吾屬受先主恩不能為之除禍

亂安社稷豈所謂居水上乎乃率數百人劫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山縣為府且使人募兵數日眾及一萬郡

縣多起兵應之請命於金陵元宗為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

偃師曷俱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
流涕曰吾逐於逆豎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
召見兩人歎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殿
直都虞候而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
潰偃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
罵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諡
曰節而師曷不見用卒於金陵後主時徐鉉爲史官有
豐城令劉虛己移書明偃大節云

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曷之事可謂盡忠所
事而五代史則以爲馬希崇遣師曷偃囚希萼而師曷
奉希萼爲衡山王是偃亦同受囚希萼之指而師曷獨

能全之也江表志則以爲師曷且從希崇害希萼偃百
計誘諭而寢其謀及衛希萼也師曷之計乃無所施是
師曷實欲害希萼獨賴偃以全耳嗚呼何其異也惟十
國紀年言兩人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之大抵忠
於故君兩人實同而偃功爲多不可誣也張巡許遠之
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異論況偃師曷耶

事著落日星雨寒于秋際時異蕭瑟變調新
 賦詩昏雨人實同而雖世為多不有強必親
 國賦平高雨人善與時也送何善詩楚采之
 大洪忠
 補書寶為害帝勢廣陳雖以全且無物所其
 異也
 十
 指獨備而親其
 其
 又
 滿
 帝
 勢
 故
 而
 得
 之
 指
 以
 無
 也

南唐書注卷十一

志願以蘇補書且與帝為

南唐書注卷十二自魏大淵查文燦文燦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孟陳韓朱列傳第九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為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亂

堅來降馬書曰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鏖擊

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兵閒吳越援兵自海道

至阻淖不得登岸馬書曰李仁達先求救於越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

四面合勢晉安窘甚越人沿海濟師時旁岸阻延魯不

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感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

俱不能方致死於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馬書曰敵至此

已久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死無路耳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盡殺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

困城可圖也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馬書曰延魯不聽揮兵少

卻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可擊矣延魯又不聽

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逃堅力戰死

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堅死不見錄國人哀之宋史曰時

有長劍都指揮使孫謙金陵人南伐閩援兵不至戰死

子承睿時為小校憤將兵者不救其父乃刺殺之亡人

宋仕至左藏庫使卒

陳誨建州人建寧府志曰字生數月趨健能馳走其父

吳之名之曰阿鐵馬書曰及長趨捷有長事王延政為

將我師攻建州傅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

封克外郭捨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

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為戰

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建寧府志曰潘承祐薦之從攻福州馮延魯敗

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

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為劍州刺

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遜文徽暗而貪功即率誨

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

抵城下擊敗福州兵唐餘紀傳曰誨素善水沒入江鑿吳越樓船沈之仍以木作蛟龍形

湧出江面吳越兵驚潰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

未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閒使招之文徽勒步

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

閩人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整眾俟所招親故

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

遂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果

敗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進先於金陵用鄭彥華為

將唐兵兩敗福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閒皆有功號名

將遂為建州節度使兼侍中江南野史曰後訓兵積穀

隱然為大鎮嘗破福州兵於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

廷委以南方事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誨遣子

德誠率鎮兵赴難唐餘紀傳曰周兵入淮南朝遣潘承

誠有才略誨遂遣德誠率鎮兵赴難德誠少好學才兼

文武有能名時諸將戰多不利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

少挫班師日特旌其軍曰百勝以榮之徐鉉唐故左

右靜江軍都軍使忠義軍節度建州觀察處置等使留

後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右威衛大將軍臨穎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陳公墓誌銘曰公諱德誠字仲德其先穎
川人也帝媽余烈侯滿崇封盛德之祀縣邈於百世光
遠之慶蕃衍於萬國故我洪胄代雄建安王室中微閩

方角立網羅英異弘濟艱難我曾祖茂新祖滔皆以旌
才勇略奮揚忠力將領之任生表其策勳督護之名沒
垂於飾壤父誨檢校太尉兼侍中建州刺史忠義軍節
度使諡忠烈鍾粹和之氣秉冲淡之心通習孫吳固其家
之長子也鍾粹和之氣秉冲淡之心通習孫吳固其家
法酷好墳典乃自天資就傅之年已著名譽先公剖符
劍浦威信洽聞諍子之助實有其力弱冠為本郡裨將
先公以身守邊郡心存本朝累表遣公入宿衛即擢拜
右千牛衛將軍充殿直指揮使恭命畏法修身擇交先
公每言邊事常密疏於紙遣公上啟默識強記敷奏間
習元宗甚嘉之累遷右靜江指揮使值淮上兵起王師
不振公屢上書自奮詔隸西北面行營以舟師趨濟難
破其屯戍遂入海陵與諸軍會勵兵固守強敵日益公
連戰破之虜獲千計圍兵既逐乃涉長淮指下蔡別率
戰艦分擊浮橋三流矢神色自若自秋徂冬且戰且
前凡五進軍壘皆以眾寡不敵之勢當輕捍卒至之師
臨難忘身每戰必捷而元戎逗撓逆臣攜叛羣帥失道
公全軍而還遷右宣威軍廂虞侯制曰獨此一軍之眾
堪為百戰之師其見稱如此數月為和州刺史又為左
天威將軍廂虞侯明年改池州刺史是時疆場甫定閩
井未完公奉法循理正身率下庭無滯訟吏不生姦讖
軸牙檣無忘水犀之備輕裘緩帶常為峴首之游賦詩

紀頌粲然可述元宗南狩從至石牌上每登臨置酒必
 命公陪侍訪山川之形勢問風俗之美惡應對詳敏咸
 有條貫捧觴上壽進退由儀求解印扈蹕優旨不許今
 上嗣服屢表乞還徵為右天德軍都虞候舊制常以舟
 師為下軍至是詔旨以南國之用尚於舟楫今而後知
 非是乃簡練精銳置龍翔軍以隸親衛命公為龍翔都
 虞候舟師之重自茲始也會先君來朝臥疾邸第公親
 侍醫藥躬執煩辱容貌瘠損衣不解帶客至問疾者不
 知其已貴也及丁憂制哀毀過禮扶護靈柩歸於建安
 詔起為欵州刺史本州團練使視事三載其理如初秩
 滿復為右龍翔諸軍都虞候遷都指揮使每仲秋講武
 訓兵仲冬而畢進退號令由公指顧威容嚴整觀者肅
 然頃之又為虔州巡檢使知州事五嶺之際地廣民悍
 內據谿洞外接蠻夷告訐攸攘習以為俗於是申以刑
 政示以嚴明廣視聽審情偽吏以微文出入者皆面詰
 其狀莫不惕息退弊為之革人以之於書勞考績此其
 壁壘出私帑以助費因農隙以儆功凡書勞考績此其
 昭昭者也尋拜池州觀察使以其秩居虔州上以建安
 之地人思舊德且欲以畫錦之盛顯公公之能乃除忠義
 軍節度使建州觀察處置等使留後公以違奉歲久無
 以私為抗表來朝固辭不拜改右威衛大將軍充左右
 靜江都軍使又轉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奉以建州之祿

歲計千萬甲第廐馬賜與優渥俄而被疾自識終期申
告理命備有規度中使問疾但曰世受主恩未有以報
惟此爲恨耳又親問門吏草遺奏既成自益兩句曰苟
游岱之有知必結草以爲報上省表震悼手詔答之公
猶捧詔向闕稽首流涕王申歲秋七月十有二日卒於
建業濱江里之官舍春秋四十九歲皆從公給有司考行
贈安南大都護遣中使監護葬事皆從公命也夫人
易名曰烈卽以其年九月日葬於某所從理命也夫
信都郡君刁氏故昭武軍節度使能之女容德之美聞
房之秀宜家睦族光此門風子倩孝友聰慧修詞好學
以蔭起家授著作佐郎必大之慶其在於是嗚呼哀哉
公生於戎馬之際長承鐘鼎之業修文習武全孝資忠
風格端莊襟懷夷直嫉惡獎善如恐不及穆親念舊無
有所遺先人之費公私畢給出入數載家爲之貧在公
之餘手不釋卷篇詠詞筆皆傳於時近代儒學將唯公
而已凡四典藩郡皆有惜留去思之美民到於今稱之
由是恩顧特隆委遇無閒修塗方騁大年不登知與不
知皆爲悲歎鉉與公非故特以道義相期雖復出處不
齊班序致隔金蘭之分終始不渝寢門流慟痛生死之
永己圓石表墓患陵谷之靡常亦公之遺言以此見託
豈非慷慨之氣思振發於知已哉故爲銘曰龍泉之靈
武夷之英生我儒將垂茲令名臨戎有勇察俗有聲爲

臣之節與世作成位逼建牙秩參掌武才實膺時忠惟
得主鬱此雄圖盜然中露謂天蓋高不可以愬悲哉俊
氣永已荒正鳳臺遺館梅嶺窮秋樹惟
挂劍地即眠牛餘芳不泯淮水長流
諸將多敗惟德

誠頗有戰功拜和州刺史後主二年六月誨引病求罷

朝論難其代乃以弟劍州刺史謙為留後召誨還都後

主親臨視七月卒諡忠烈唐餘紀傳曰封閩國公南

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鴿先之富

沙舊所無遺又嘗早衙一鴿為鷹鷂擊投誨懷袖誨感

之自是不復食鴿 閩之亂士民幾殲惟誨族益盛謙與德誠後

亦繼領建州旄節諸子悉至顯官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宋史曰維州北海人少隱嵩山後唐同光

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

五代史曰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

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

張文禮弒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
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效
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
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塘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
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他將破之拜習成
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
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
以示弱願授臣河內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
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
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
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昨縣而
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
所欲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
監軍楊希望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
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望所信給希望曰內侍盡忠
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
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捨
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
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
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
捨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為安重誨所不
悅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

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
 以無罪怏怏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
 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
 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於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
 人當時號為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為推光嗣為留
 成德軍節度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來奔江表志前進士
 止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
 則慕義來朝假身為賈既及疆境舍賈行藏某聞鈞巨
 鼇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
 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
 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逐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某爰思
 幼稚便異凡童竹馬蒿弓固罔親於好弄杏壇槐里能
 不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為文每棲身以學武得麟經於
 泗水寧怯議圍授豹略於琅玕方酣勇戰占惟奇骨夢
 以生松敢期墜日之文尚媿擔簦之路於是攬龍領編
 虎鬚繕獻捷之師徒修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
 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勅敵不攻而自
 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摧堅壁橫行四海高步出
 羣姓名遠列於煙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
 有筆腰有劍而袖有鉞時方亂離迹猶飄泛徒以術精

韜略氣激雲霓日張而陰電搖怒呼發而晴雷動神
驅鬼殿天蓋地車鬪霹靂於雲中未為矯捷唱擣蒲於
筵土不足稱豪蘊機權而自立英雄仗勁節而豈甘貧
賤但攘袂叱咤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既逢昭
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吳肇基肆修文教聯顯懿於中土
走明恩於外夷萬邦咸貞四海如砥燮和天地巖廟有
禹稷皋陶灑埽煙塵藩翰有韓彭衛霍豈獨漢稱三杰
周舉十人疑王氣於神都吐祥光於丹闕急賢共理侔
漢氏之縣科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設醴而又鄰邦接軫
敵境連封一條雞犬之相聞兩岸馬牛之相望彼則侍
之以力數年而頻見頌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而無聞
震動由是見盛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不上一順天心
量人事宜向明背暗舍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然
而出青山而裏足度長淮而棄繻派遙終赴於天池星
遠須環於帝座是攜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劍倚
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孫吳
經受素王書傳立女莫不鞭撻宇宙驅役風雷勞愁積
而醜肉生憤氣激而背癱起一怒而豺狼竄懼再呼而
神鬼愁驚搥蠻鼓而掀朱旂雷奔電走掉神鎚而揮白
刃星落霜飛猛將立龍使兵合虎可以力平鯨海可以
拳擊鼇山破堅每自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嘗時於後
殿功迺非矜國家付以肺腸用為保障勳藏盟府名鏤

景鍾今則化舉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寬猛化之以溫
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緩戶口而恤農事漫灑隨車之雨
洗活嘉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沴氣可謂仁而有斷謙
而愈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姦宄望風而屏迹仁見秉旌
仗鉞列士分茅修職貢以勤王控臨四海率諸侯而定
霸彈壓八方遐邇具瞻威名遠著況復設庭燎以待士
開雪宮以禮賢前席請論其韜鈴危坐願聞乎興廢古
今英雄孰可比方某才越通津已觀至化至陳上謁罔
棄擄才是敢輒述行藏鋪盡毫幅況聞鳥有鳳魚有龍
草有芝泉有醴斯皆嘉瑞出應昌期某幸處士倫謬乏
人理足以副明君之獎善恢聖代之樂賢昔婁敬布衣
上言於漢祖曹劇草澤陳謀於魯公失范增而項氏不
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格實至德之克昭
謹具行止如前伏請準試順義六年七月歸明進士韓
熙載

狀
檢馬書里民趙氏女有補和常滁三州從事時人士自
美色熙載娶為正室

中原至者多已推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
不偶亦不介意烈祖受禪召為祕書郎使事元宗於東

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疏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

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

宮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

修撰兼太常博士馬書曰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

雖同而諡法廟號皆成於熙載徐鉉虞部員外郎史

館修撰韓熙載可太常博士制曰敕某官韓熙載朕以

因心之感同軌有期嚴恭禮祀仍從此始求所以節豐

儉而振廢闕者屬於禮官慎選其人必在時彥以熙載

學問精贍辭氣亮直本以通識濟之奇文惟名與實咸

副是命故輟自東觀列於曲臺使代稱禮樂之盛吾實

有望於爾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為慕

勉之哉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盡無所回隱宋

齊王馮延巳皆側日元宗獨嘉之命權知制誥馬書熙

朝直多闕為馮延巳書命典雅有元和風與徐鉉齊名時

已劾奏罷其職七

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疏曰陛下有經營

天下之志今其時矣若戎主遯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

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寘軍法齊正爲請止

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鈞礮立談載疏曰擅興者無罪則疆場生事之

臣情不知畏喪師者獲存則行陣效死之士何視而勸元宗不能用又數言齊正黨與必

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正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

軍馬書作和州司馬徙宣州節度推官復爲虞部郎中史館修

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

曰北伐吾本意但今已不可郭氏姦雄曹馬之流雖有

國日淺守境已固我軍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

廷闇於機會經營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

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

事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

亦不從宋史曰世宗平淮南嗣主患國用不足熙載請

書充鑄錢使使錢後主襲位卒行其議以熙載為兵部尚

不勝其弊熙載頗自悔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元平

友墨史曰韓熙載延歛人朱逢造化松堂墨文曰玄中

子又目為麝香月匣而寶之雖至親昵友無見之者熙

載死後盡為諸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湘山野錄曰

言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

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

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

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

風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

忽細謹老益甚

馬書曰熙載常俸賜資月不下數千緡

是月入不供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

預納熙載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廚野乏百金之產

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偽而辯古人惡之熙載奉
有常秩錫賚尚優而謂廚無盈日過歟命有司放免逐
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匹緜干兩以充時服熙載
上謝御批其略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瑕疵又
憐其憔悴免通欠使資於昏旦賜緜蓄妓數十輩縱其
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蓄妓數十輩縱其
出與客雜居侯鯖錄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
人有鳩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尊
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致所
受月俸至不能給遂弊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
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晝夜宴圖
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清異錄韓熙載故縱姬侍
第側建橫窗絡以絲繩爲觀覘之地初惟市物物議闕
後或調戲贈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爲自在窗
然南唐近事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閒
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
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索衣裳熙載亦不介意
衣履作瞽者操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
給日簪陳致雍家屢空蓄婢數十輩與熙載善亦累被
左遷公以詩戲之云陳郎衫色如裝戲韓子官資似弄
鈴後主每伺其家宴命待詔願闕中輩丹青以進馬

書曰舒雅字子正世爲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
因隨計金陵獻所學於吏部侍郎韓熙載一見如昔館
給之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待之爲忘年交常與雅
易服燕巖出入臥內狻雜侍婢入未念酸以爲笑樂或
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辭會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
朝野無間咸謂雅才爲當也後主命徐鉉覆試雅等五
人雅不就試歸宋守舒州出見山水奇秀田疇沃壤遂
有終焉之志考滿以本官掌靈仙觀卒年七十餘雅有
山海經圖若干卷清異錄曰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以
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
獻於熙載云海中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名書材繼澀
逆意可使斑道人訓之卽證發光地菩薩熙載喜受發
光地十地之一也出華嚴書清異錄又曰舒雅作青
紗連二枕滿貯醪醑木樨瑞香散蕊甚益鼻根尚書郎
秦南運見之留詩曰陰香裝豔入青紗還與歌眠好事
家夢裏卻成三色雨沈山不敢鬪清華五代史補曰
熙載女僕百人每延賓先令女僕與見或調戲或毆擊
爭奪然後熙載緩步入室與女僕等雜處後主以大臣不
僧數輩無不升堂入室與女僕等雜處後主以大臣不
欲直指其過因命待詔畫圖賜之使其自媿而熙載視
之安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汗避入相爾老矣

不能為千古笑端

周密癸辛雜識曰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鳩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

破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

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

司南都

馬書曰熙載入朝辭復上表乞往闕下其略曰

靈寧使困窮於終老魂疑象闕心帶金門程限至終炎

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於四紀抒誠已歷於三朝無

橫草之功可資於國有滔天之罪見絕於時陛下以無

為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寬於兩宥叨感深仁而

再遷欲赴於遐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

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

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上未報江表志載表略曰

無橫草之功可裨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又曰三

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泛病身而

前去遂免南行後臥病終於城南廨家山

熙載盡斥

諸妓後主喜留為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

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

馬書曰後主笑曰吾今乃知卿心矣

宿直宮中賜對多所弘益

馬書曰熙載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得失書曰皇極要覽

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宋書作六十後主

謂待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或

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故事也乃贈右僕

射宋史同平章事玉壺清話曰韓熙載才名遠聞四方

入嘗賚倍於他等畜聲樂四十餘人閒檢無制往往特

出外齋與賓客雜處後主屢欲相之但患其疏簡既卒

愈痛謂近臣曰吾訖不得相熙載今將贈以平章有此

典故否或對曰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授此制諡

文靖後主遣人選葬隴曰惟須山峰秀絕靈仙勝境或

與古賢立表相近使為泉臺雅遊果選得梅嶺岡謝安

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鍇集遺文藏之書殿江表志

祭文云黔婁之衾賜從御廢朝三日諡文靖命葬梅嶺

府季子之印佩入泉局

岡謝安故墓側徐鉉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

先南陽人傳稱武王之穆詩美韓侯受命晉以六卿升

節踐艱屯之運避亂遠徙遂家昌黎餘慶流光最為繁
 衍曾祖均太僕卿祖殷侍御史考光嗣祕書少監淄青
 觀察支使故又為齊人公秉夙成之智負不羈之才文
 高深學角立傑出年始弱冠遊於洛陽聲名藹然一舉
 擢第同光之亂藩郡崩離公以國難方興家艱仍構瞻
 烏擇木杖策渡江烈祖孝高皇帝納麓在辰側席時彥
 得公甚喜賓禮有嘉於時有吳肇基庶事草創公以俊
 邁之氣高視名流既絳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閒不處
 以校書郎釋褐出為滁和常三州從事公亦怡然不以
 屑意詠風月游山水而已中興受命上嗣撫軍以公有
 七子之才膺四友之拜徵為祕書郎掌東宮文翰元宗
 深器之及踐位以為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賜緋又以
 大禮繁疊加太常博士時有司議孝高廟宜稱宗司門
 郎中蕭君儼上疏論之公與給事中江公文蔚協同其
 議凡書疏論難皆成於公手由是廟號尊諡定於一言
 君子以為真博士也頃之以本官權知制誥初公但以
 文章際會未常與政及其當惟新之運感知己之恩未
 及聽政章疏相屬或駁正失禮或指摘時病由是為
 權要所嫉竟罷其職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勢偪地高公
 又廷奏黨與詞旨深切天子優容之而用事者滋怒旋
 貶和州司士參軍數年移宣州節度推官徵還復為虞
 部員外郎遷郎中史館修撰賜紫俄而拜中書舍人從

時望也公雖才識優贍而質性疏散凡在位者道復不
同於是深居移病罕與朝謁時兵興之後國用不充公
援古酌今請以錢為幣時獻封者甚眾元宗獨以公議
為長即拜戶部侍郎充鑄錢使今上踐位改吏部侍郎
兼修國史初鑄錢之作也自宰執而下相與沮之故百
司不供久未能就上為之曉譬事理親加督責而公猶
不勝其怒嘗因對見聲色俱厲因徒為祕書監不逾年
復拜吏部侍郎新錢既行大濟經費詔賜錢二百萬拜
兵部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公少而放曠不拘小節
及年位俱高彌自縱逸擁妓女奏清商士無賢愚皆得
接待職務既簡稱疾不朝家人之節頗成寬易雖名重
於世人亦訝其太過上不得已左遷太子右庶子分司
南都於是謝遣伎樂單車首路留之未幾復為兵部尚
書學士如故是時歲比旱歉主上憂勤公復論刑政之
源明防救之術又上格言五篇手詔嘉納即拜中書侍
郎充光政學士承旨初上選近侍數臣直宿禁中常御
光政殿召對夜分乃罷故命公此職以寵異之霖雨之
望方深鐘漏之期遠徧春秋六十有九庚午歲秋七月
二十七日夜沒於京鳳臺里之官舍上省奏震悼為之涕
流有司奏當輟朝三日手批天不愁遺碎我朝瑋辭章
乍覽痛切孤心嗟乎抗直之言而今而後迨不得其過
半聞聽者乎可別輟朝一日贈右僕射平章事仍官給

葬事士庶聞之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禮也夫人隴
 名曰文靖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禮也夫人隴
 西郡君李氏生簪纓之族有桃李之芳內則有光夜川
 先逝繼室北海縣君蔣氏長子疇為奉禮郎早卒次子
 伉為校書郎聰慧夙成無忝世德次日佩曰份曰儼曰
 挺曰儔曰俛女四人或作儷公族或為尼出家嗚呼哀
 哉公之為人美秀而文中立不倚率性而動不虞悔
 吝聞善若驚不屑毀譽提獎後進為之聲名片言可稱
 躬自捧讀再典歲舉取實去華故其門人多至清列屢
 從譴逐殆乎委頓俯視權倖終不降心見理尤速言事
 無避凡章疏焚藁之外尚盈編軸焉審音妙舞能書善
 畫風流儒雅遠近式瞻向使檢以法度加以慎重則古
 之賢相無以過也俸祿既厚賞賜常優忘懷取適不事
 生計身歿之日四壁蕭然衣衾櫃櫝皆從恩賜詔集賢
 院編其遺文藏之祕閣凡所開卷可知也鉉與公鄉里
 遼夙年輩相懸一言道合傾蓋如舊綢繆臺閣契闊江
 湖區區之心困而獲雪一生一死何痛如之援毫反袂
 識彼陵谷其銘曰猗嗟韓公有一死何痛如之援毫反袂
 凌雲高名直道玉振蘭薰猗嗟韓公有一死何痛如之援毫反袂
 際言行俱危其身可辱其節寧虧猗嗟韓公有一死何痛如之援毫反袂
 松寒益茂玉焚始真乃感明王乃為大臣送往事居不
 溜不磷嗚呼韓公胡為而然闕此相印歸於夜泉茂陵

遺簡京兆新阡斯文不朽此別終天哀著格言宋史曰

哉鄂匠已矣牙絃勒銘圓石永識桑田初乾德

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

澆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是歲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序其

事云魯無其應韓子又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

格言成之入笑其言又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

集二卷馬書曰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

成但敘其譜裔遺珍貨巨萬仍輟未勝衣歌妓歸焉文既

其贈上寫一闕於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

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初熙載嘗使周馬令書曰熙載

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初熙載嘗使周奉使為感懷詩

三章署於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為故鄉好及至親得

有十一

十一

宋太祖受禪人服其識宋史曰熙載才氣俊逸機用周

雖被譴逐終不改節江左號為韓夫子馬書曰熙載

才高氣逸舉朝未嘗拜一人中原使至熙載接伴給曰

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況忝世舊故不可

跪使者拜之然喜獎後進每一文可采輒自繕寫仍為

播其聲名善譚論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

當時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及卒後主命集賢殿學士徐

錯集其遺文藏之書殿又曰宋齊王自著碑碣託熙

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曰文臭而穢江南野錄曰熙

載性好謔有投贅荒惡者使妓炷艾薰之使來嗅之曰

子卷何多艾氣清異錄曰韓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

而格謂之韓君輕格南唐近事曰魏明好作詩詞多

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曰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

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

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

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為熙載矣

聞見後錄曰子舊於溼城孔寧極家見孔幾私紀一編

有云退之豐肥喜睡每來予家必命枕簟近潮陽劉方

明摹唐本退之像來信如幾之記益知信所傳好鬚髯

香果韓熙載也金陵新志曰韓熙載讀書堂在溧水
州禪寂寺南唐拾遺記曰陶穀使江南甚欲假書韓
熙載令館伴驛中膳六朝書半年乃畢穀見妓秦弱蘭
以為驛吏女也遂敗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
主宴穀穀毅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弱蘭出歌續斷
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
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
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又按沈遼任杜娘傳以此事
為穀使吳越事而女妓則杜娘非弱蘭也且云穀贈歌
之明日吳越王召使者曲宴於山亭命倡進杜之班在
下其服之哀傳曲頗不能別也王既知之從容謂陶曰
昔稱吳越之女善歌舞今殊無之陶曰在北時聞有任
氏者今安在王乃使杜出拜陶熟視而笑知其為王所
蠱也杜遂歌其詞飲酒甚樂杜前謝王王大悅賜之千
金諸書所載不同如此

朱元穎州沈丘人馬書及江南野史皆作蒲津人本姓舒少儻通左

氏春秋與楊訥宋史曰與道土楊同為河中李守貞客

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平也元既留事我宋史歷江寧令

以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

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為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固基

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其譖之以

為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馬書曰或言元有

任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

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

元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每臨戰誓眾詞旨慷慨流涕被

面聞者皆有效死赴敵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

北面行營應援都監宋史曰攻舒州復之即以為團練

使與邊鎬許文纘柵紫金山軍聲大振益柵且及壽州

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

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

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馬書曰陳

覺召元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憤欲自殺宋史曰元

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節制高又不忍負其客宋洎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為妻子死

唐欲自殺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江南野史曰元將叛其裨將時

戰遂以所部降於世宗諸軍皆潰邊鎬許文縝楊守忠皆被擒壽

州不守遂畫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文徽女至是誅

文徽累表乞貸不從馬書曰元宗署其表云只斬朱元

妻年少有國色以珠桐覆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皆為垂泣元

歸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為宋史曰以為蔡州團

練使宋史淮南平改濠州防禦使其母猶在沈並遂迎養宋太祖受

禪遷汀州防禦使

後改白皮兵馬都監

太平興國初卒

贈武泰軍節度使次

子知雄歷官供備軍使知虔州眞宗時請入道
隱嵩山號崇玄大師常獻于母圖有詔褒獎

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方是時

疆場之臣非皆不才敗於敵未必誅一有成功讒先殺

之故强者玩寇弱者降敵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

馮延魯查文徽邊鎬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

取兩州於周兵將遯時固未爲雋功而覺已不能容此

元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俘纍以去而唐遂失

淮南雖未卽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當於是觀

之

南唐書注卷十二

南唐書注卷十三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第十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

五代史及馬書俱作彭城人

父金

金曲

吳太祖引兵至天長金與高霸等悉眾來屬居三十六英雄之一官濠州團練使威名大震為濠人所稱按滁

州菱谿旁有金墳宅

事吳武王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

規仁規繼金知濠州頗苛刻用專未協眾心

娶武王女貴於其國嘗為清淮

軍節度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

唐餘紀傳曰其性輕財重誼

有名

於國中事烈祖

馬書曰為左監門衛將軍

歷黃袁二州刺史

馬書曰

為袁州刺史清靜無所侵郡大治數年入為統軍以仁贍代仁贍敏悟親綜簿書時有釐革郡政益治而百姓

猶思

入為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

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湘戍
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

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
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之不能祭唐亦興屯田

修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地十三年徙仁贍爲清淮軍節

度使

按五代史周師先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此先除
仁贍而後周師至據江南野錄遺事別錄皆與此

同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涸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

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

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

詔書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貞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
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

如平時

玉壺清話曰江南故國每至暮冬淮水淺涸則分兵屯守謂之把淺時監軍吳廷紹以謂時平

境安常無事之際虛費糧廩亟令撤警惟淮將劉仁贍具啟以為不可未幾周師以閒者所誤半夜猥至郡人

大恐仁贍神氣閒暇部分守禦其堅如壁周師斬閒者於岸卷兵遂退十一月出兵破城

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

馬書曰用周饒計宋史曰張

下承德出疲兵誘之旁伏精騎每戰陽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出夾攻大敗之仁贍僅以身免昭陽李清

日敗者乃劉元宗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

州十四年正月彥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

盛李穀燒營夜遯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沂淮而

上仁贍曰敵已畏君當持重養盛以俟閒若遽求戰而

不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周人遯必設伏遇

之將敗續乃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大敗沒於陣

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於

城西北淝水之陽

通鑑辨誤曰史炤釋文曰淝水出九江山入淮在廬州合肥縣余按淝水

出九江良餘山過合肥縣又過壽春城北而入於淮淝水去壽春纔二里耳世宗出營正在此水之陽

宋亳陳穎許秦徐宿州丁夫數十萬備攻城雲梯洞屋

下臨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

者累月每鼓角四發聲震牆壁皆動

馬書曰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

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千竿上施版屋號我竹龍載甲士攻之又決其水砦入淝河攻之百端

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故屢敗仁贍雖知外

援敗意氣益壯覘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

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牀

於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

江南野史曰左右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曰一

箭射殺一天子天下寧復有天子乎遂命進仁瞻投弓

於地曰天果不祐唐耶吾死城下耳終不失節江南野史曰仁

瞻捐弓投矢謂左右曰非吾不能中之也吾世受國恩兄弟門列殲敵者數人然不能治危扞敵寧靜邊境貽

憂君父吾且恥之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與諸君背城血戰死於旗鼓之下乃吾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

以事二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

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正月至四月不可下馬書

日是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籠皆飄南岸為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

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都招討使世宗還京師揚泰滁和舒蘄諸州皆

復為我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皆為我師襲破江

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宋史張永德傳曰時唐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

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於濠泗周師頗不利唐將林仁肇帥眾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

載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憂之俄風反唐人稍
卻永德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
引輕翊急擊唐人不得進溺者甚眾奪其巨艦數十艘
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千餘
尺橫截長淮又維巨木自是備禦益堅矣俄又敗
于餘眾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唐人多溺死
元宗

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兵據紫金山列

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甬道抵城通餽餉六月

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焚攻城洞屋甚眾資治通鑑曰侍衛步軍都

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仁贍周將
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贍因請乘世宗歸以邊鎬守城

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

疾唐餘紀傳曰會周將李重進張永德不協兩軍相疑

仁贍意有閒可乘再請會師不報由是扼抗憤歎遽
成疾不能理事五代史曰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
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唐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

唐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納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唐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割地輸賦求效款獨仁贍堅守不下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

紓家禍為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

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

次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南唐近事載薛

氏言曰某郎妾最小子提攜愛育情若不及奈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義使劉氏之

門有不忠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出涕

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我軍被俘馘者四

萬人餘眾不能復整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

之扼吭憤難世宗知壽州且下獨嘉仁贍忠恐城破殺

之乃下詔世宗賜仁贍詔曰朕昨者再幸淮淝盡平諸

少寬疲瘵果聞感義累貢來章卿受任江南鎮茲淮甸
踰年固守誠節不虧近代封疆之臣卿且無媿忠烈迴
翔之際不失事機萬民獲保於安全一境便期於康泰
卿便可還達恩信慰撫軍城將覲儀形良增欣沃覽奏
嘉獎再三在懷差東上閣門使張保續保城宣諭又
賜詔曰朕臨御萬方推誠克己當五兵未戢雷電宣振
輝之光暨萬里投戈覆載示生成之德卿等受任本國
保茲列藩戮力邦家將帥當道救援不及迴翔不得宜
事主盡心何罪之有已令宣諭當體優恩諭使自擇禍
勉自保調無更疑慮稱獎在念寤思不忘

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贍已困篤不知人監軍

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為仁贍表請降歐陽修曰仁贍既殺其子

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
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
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
止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厚薄而考其制書乃知
仁贍非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贍至幄前撫勞嘉
降者也

歎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書晦

雨黃沙如霧

春明退朝錄云子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嘗中夜有白虹自

灑水起互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自是吳人閉壁踰年殍殍者甚眾及劉仁贍以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

蕪廢又曰江南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蕪殆盡世宗在下蔡

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

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制曰劉仁贍盡忠所

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五代史曰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剋遂徙城下

蔡而復其軍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追封彭城郡王錄其子崇讚為

懷州刺史辭居正五代史曰四年五月甲寅以江南僞命前壽州衙內都指揮使劉崇讚為檢校太

保懷州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死哭之痛贈太師

中書令諡忠肅歎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

馬書載元宗所焚詰曰魂兮是夕夢仁贍若拜謝庭中

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徐鉉衛王劉仁贍改封越王冊曰維年月日國主若

日忠臣之事君也歿且不朽王者之念功也久而弗忘故賢哲膺期風烈所及干載之下若旦暮焉矧先朝舊

臣藩方賢帥雄名大節震耀區中粵子纂承敢忘衰寵咨爾故某命世英傑奕葉勳庸便藩寵遇茂著聲實閒

者輟自離衛鎮於壽春導德申威罔不率俾國步中梗邊烽載驚介然孤城橫制險地威略所奮以戰則靡亢

恩信所加以守則彌固社稷是衛豈惟封疆嗚呼壯圖中奪而英氣動於二國奇表長謝而忠規流於百代肆

我文考爰極龍章崇為帝師建以王社大名備物無不及焉咨予小子敬想先正聞輦之感斯極飾壤之禮未

行是用越於彝章再光贈典山陰大國會稽遺墟申畫四封永旌懿列今遣使某官持節改封越王嗚呼忘身

殉國其至如彼慎終追遠其厚如此永錫繁祉子孫保之開寶中仁贍子崇諒為進奉使宋太祖嘉其忠臣後特命為都官郎中仁贍至今

廟食壽春不絕

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為淮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

列仁瞻典祀且名其廟曰忠顯

南畿志廟在壽州城西北隅子城內即宋武帝

內殿基

後又嘗寓家壽春方世宗攻下壽州廢為壽春縣

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瞻死時事言其夫

人不食五日卒今傳記所不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甚

盛乾道淳熙閒予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

世宗除仁瞻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如

新金君言仁瞻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

南豐縣志

日城中西理坊有江樓宋劉元載建為南唐節度仁瞻之曾孫生長名家多才嗜學手鈔古書千百卷與曾密

公為文章友於安禪寺南築長隄架層構榜曰江樓占江山之勝號江樓居士曾致堯詩劉八江樓雅詩家不

易言春風花對岸夜月水當軒即此處也

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世宗

實錄皆合若歐陽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

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爲多蓋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瞻之忠天報之宜何如而其後遂絕悲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狷介高潔閉門苦學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共薦於元宗起家

祕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士佑預其

閒宣和書譜曰潘佑史失其傳仕江南僞主李煜端方剛介不親外務閉戶讀書博通經史文章富贍尤長於論議時譽藹然韓熙載陳喬共薦之以祕書正字釋褐累遷中書舍人當時禮制損益參決於佑凡所論列利害明白文彩可觀煜頗奇其說遂見施用由是恩寵特異觀其行書草帖筆迹奕奕超拔流俗殆有東晉之遺風焉今御府所藏後主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行書許堅等詩一卷

撰

宋史曰知制誥
爲內史舍人

議納后禮援據精博合旨遷知制誥

召草南漢主書文不加點後主咨賞遷中書舍人每以
潘卿稱之而不名佑酷喜老莊言嘗作文一篇名曰貽
別其辭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生自一歲
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卻也此所
謂得之者時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
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
失之者順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
亦無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其視
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

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其閒含齒戴髮
食粟衣帛者是爲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
以聲相命是爲名倍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芸芸是爲
事事往而記之於心爲喜爲悲爲怨爲恩其名雖眾實
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彼我彼
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自謂爲我我亦自謂爲我
終不知孰爲彼耶孰爲我耶而世方徇欲嗜利繫心於
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
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
足下之行書以贈別後主十二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

馬書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
陳致雍習知沿革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

立論沮之文采可觀後主奇其議頗
見施用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 初與張洎親厚及

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為仁矣時國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為
堯山堂外紀曰

後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植紅梅作豔曲歌之佑應
旨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

了春風一半時 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
已失淮南故云

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

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

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

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

容諂偽遂使國家悒悒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

國亡家自己而作尙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

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

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為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

既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

意佑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為所排乃

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剄唐餘紀傳年三十

六宋史曰平好神仙修養動作妖妄自言嘗與神接佑亦好修仙遂相善二家皆置淨室圖神像嘗披髮裸

袒處室中家人亦不得至佑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禮

置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事行百姓大擾未幾罷

佑自以為眾所排因憤怒歷詆大臣與握兵者朋比將

謀叛又言國將亡非己為相不可救江西南政事多在尚

書省因薦平知省事又薦星官楊熙澄為樞密使小校

侯英典禁兵後主不納佑益怒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

數十人後主手書教戒之佑不復朝謁乃於家上書自

縊死馬書曰佑自言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

延之也與夫人為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

為上帝所罰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閒三

十六果以三十六卒 湘山野錄潘佑事江南既獲用
恃恩亂政譖不附己者頗為時患以後主好古重農因
請稍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民間舊買之產使即還之
奪田者紛紛於州縣又按周禮造民籍曠土皆使樹桑
民閒舟車碓磴箱篋鑲釧之物悉籍之符命考午急於
星火吏胥為姦百姓大撓幾聚而為亂後主寤急命罷
之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僕射嚴續之女有絕態一日
晨妝佑潛窺於鑑臺其面落鑑中妻佈遽倒佑怒其惡
己因棄之佑方長未入學已能文命筆題於壁曰朝遊
蒼海東算歸何太速祇因騎折玉龍腰謫向人閒三十
六果當其 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

傳誦為泣下及宋師南侵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

也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真宗憐

佑忠起華於家授故官 按佑有滎陽集三十卷李燾長

多寶劍寶鑑佩之可以辟鬼會張洎亦好其說乃共買

雞籠山古冢地遇休沐則畚鍤破冢得古器必傳之良

久日未知此

生發得幾冢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詆訐若
惟恐不得死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後主非強
復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
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既死同時諸臣已默默為降虜
矣猶醜正嫉言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
罪至斥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

悲夫

鈞磯立談曰徐鉉與弟錯以儒術名一時唯張洎

與合共擠佑佑以故不調及直諫死士大夫高其德名

爭作詩誅鉉方從容持祿與國俱亡故主公論者貶之

又曰比聞鉉及湯悅奉詔書江南事或幸佑歿誣佑

泉下佑疏雋為人少法度然平居一言不酬雖刎決不
顧及當大事立危議挺然不回後主既誅佑甚悔之厚
撫其家語及佑事則往往投饋為作感傷文故書遺後
人使正史或出不
能傳其謬悠云爾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
共學數年業成同遊蒲中客於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
漢使兩人懷表閒行乞師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爲之聲
援甫出境而守貞敗兩人無所復命且唐遇之厚因留
事唐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元宗皆以爲尙書

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兵取

蘄州不能有復棄歸

馬書曰平人保其城

乃以平爲刺史朱元叛

元宗以平本與元同歸國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
失指械平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召爲衛

尉卿潘佑好老莊平少爲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

馬書曰言

佑父已爲仙官已與佑亦仙官也

平請復井田法造民籍復造牛籍課

命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

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為便馬書曰命行於世急如星火州縣胥吏因以為

姦百姓大擾後主亦中悔罷之按湘山野錄以為潘而聚而為亂

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馬書作薦平知尚書

省羣議益不平馬書曰以為壞法殃民皆由平始會佑以直諫得罪因

坐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馬書曰妻

明年宥其罪廩給之江南別錄曰後主後謂左右吾誅佑平思之數月不獲已也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新唐書張萬福傳略曰萬福初業儒

去習騎射大厯初鎮壽州時許杲有異志陰窺淮南代宗召萬福謂曰欲一識卿面且以許杲累卿萬福謝辭

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有如河北諸將皆叛將屬何人帝笑曰為我了杲事且大用已萬福至杲懼徙屯去李

正己叛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召萬福為濠州刺史謂曰先帝改爾名正所以衰也朕謂江淮草

木亦知爾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今復卿舊名
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於岸悉發漕船賊兵倚岸熟視
不敢動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
福獨不遣謂其使曰幸爲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溷公
意天下聞而壯之卒年九十始終祿食七十
年未嘗一日言病天子爲圖其形凌煙閣

故唐金吾

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尙氣少讀書長白山又

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

王達靈居海土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遊數年入洛舉

進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

重赤縣拜土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

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凌人果於誅殺無敢

犯者易至赴其宴先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

攘袂大呼詰責鋒起匡業尙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

醉甚不可當也易嵬峩暗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

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

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

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

之意何耶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南唐近事曰易常侍宴昭慶宮儲后

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翫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

聖人慈儉之旨言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為忤待易

益厚鈞磯立談曰易當使海東景遂驚促入白上以為朝臣如張易不可多得奈何遠使使之冒犯風濤

也上曰無憂也如易為人海神豈敢侮之耶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

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

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

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遏曹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參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吳越犯邊出爲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卽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集武德至寶厯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卷曰諫卷集上之注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後徙家廣陵唐餘紀傳曰祖實仕

運判官因徙家廣陵父可求為吳武王謀臣及景王宣王嗣立又

皆有功資治通鑑曰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佐入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眾出可求曰王若不

諱如軍府何時行密子渥為宣州觀察使行密曰吾命

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温取牒遣使如宣州召之渥尋至

廣陵行密薨渥嗣是為景王馬書曰温與張顥謀弑

渥約分其地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温患之問

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為也

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

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莫敢對三問可求

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太速且

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

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

顯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赦納袖中率諸將入賀諸

將莫知所為及出敕宣之乃渥母史氏敕言楊氏創業

艱難而嗣主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

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顯氣色自沮隆演乃得

立是為宣王顯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
說溫曰今捨牙兵出外禍至矣溫憂之可求因說顯曰
公與徐公同受願託議者謂奪其牙兵是將殺之然乎
顯曰右牙欲之事已行奈何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顯
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況公楊氏
二世將今幼嗣新立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
公等見留不願去由是不行顯覺可求附溫將殺宣王
之可求詣溫謀先殺顯及紀祥等歸以弑渥罪
建國五代史曰溫徙鎮金陵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可
求嘗謂溫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
頗歸若不去之恐為後患溫不能用及知誥秉政語泄
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曰唐亡於今
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征伐
四方常以復興為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若李氏
復興能屈節乎宜先建國自可求為尙書左僕射同平
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
章事十國紀年曰宣王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
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命
諸葛亮事溫以告知誥知誥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溫
曰吾若自取張顯之亂嗣主幼弱取之易於反掌然思
太祖大漸欲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
我安可忘也乃與內樞使王令謀定策稱隆演命迎丹

陽公溥監國隆演卒溥即王位是為讓皇資治通鑑

日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

迎丹陽公溥監國考異曰吳錄九國志有女當立之語

在誅張太和二年卒江表志嚴球為相是時王慎辟奉

顯時數百事皆中機務然嚴球未見更就宅訪之球覽

畢尤所稱美請更添事北朝問黑雲長劍多少來時及

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曾赴鎮既到北朝對梁

所問首問黑雲長劍并柴再用所之慎辟依前致對梁

太祖銳意南征即時罷兵宿金山嘗有詩云淮船分

蠓點江市聚蠅聲烈祖性多嚴忌宋齊正因而興諧以

竹籠乘之沈江口十國春秋曰吳順義三年十二月

甲申復遣盧蘋獻方物於唐是時嚴可求預料唐主之

言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志誤以可求為球盧

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續十餘歲以父蔭補干牛備身

遷祕書郎尚烈祖女金陵新志曰嚴可求屢勸温以次子知詢代知誥知誥與駱知祥謀

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說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温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知誥知可求

不可去以女妻其子續生長富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

丞元宗卽位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

書侍郎兼三司使又出為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尚

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鉉右揆嚴續除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日門下天作司牧必生丞弼非君臣同體道則不明非

律呂交感功則不濟粵予眇質負荷景靈不有時賢豈

哉多難敬若先意疇茲舊臣某純粹炳靈惠和成性襲

台鼎之慶連肺腑之親歷奉累朝亟更庶尹憂國家之

事知無不為經夷險之間中立不倚言必由於忠信行
必自於誠明勞而復矜謙以自牧先朝鑒其誠志任以
腹心頃當巡守之初俾貳主留之寄盡規竭慮夜思晝
行京輔以寧時乃之力及奉揚末命以佑沖人送往事

居禮無違者忠勳茂績人無閒然今二后在天萬物思
理子方乃眷民亦具瞻是用命作司空倚為左相兼國
史樞機之任進升階食賦之資豈日寵章是同憂責鳴
呼受遺作弼厥惟艱哉爾其崇遠大之謨布簡寬之政
詢箴諫之士塞便佞之言滿假自賢則其智益蔽
虛懷接物則其猷益光念茲在茲以底於道可
初續

未出池州宋齊王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屈翰

林學士常夢錫嘗指齊王過元宗語之曰大臣惟嚴續

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

於續續因與夢錫親厚然卒為黨人所排與夢錫俱補

外及為相雖自以肺腑盡忠不二然寡學識聽用多非

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螭蟬賦譏之湘山野錄曰江文蔚

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是時以
沫胸中戈甲常聚眾以橫行之句續深報之

軍與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

鎮海軍節度使

馬書曰續晚歲尤屈身下士旌別善惡壽春人劉奐有學術方言直藪多忤

物續薦為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

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

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

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翼日卒年五十七諡曰懿初

續以不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舉進士者

十餘人

南唐近事曰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

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

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遣之

龔慎儀後主時為給事中開寶三年太祖欲討南漢未

決詔後主諭劉鋹

五國故事曰鋹晟之長子也年十七龔偽位改元大寶委政內官龔澄樞

及才人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子自言玉皇大帝附其身服遠遊冠妖言以陳禍福鋹於內殿設帷幄陳物玩以

奉之胡子爲大帝言謂銀曰盧瓊仙等皆我命之以爲
爾輔爾當盡心委之無得妄有疑慮銀再拜而聽由是
內外淫亂銀踵父之奢縱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
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萬千末
年野蕈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
日作至於亡國焉銀旣爲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燕府庫
寶貨之外其珍珠至美者凡四十六寶焉及至京師銀
乃自結珍珠龍鳳鞍鞞以獻太祖謂羣臣曰聞銀所貢
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耶銀在南越僞封
衛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衛國公
及薨追封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
南越王

僕與足下叨屢世之盟雖疆畿阻闕休戚實同敢奉兄
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
爲足下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
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
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

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大小而必戰者有四
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
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
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
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
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
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
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蜀禱杙曰蜀主孟昶遣使
齎帛書通好劉鈞尊爲天
子爲疆吏所獲太祖怒遣將王全贊劉光義等來討昶
遣王昭遠趙崇韜等拒之昭遠執鐵如意指揮自比孔
明人皆笑之及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
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免胄而逃被擒昶
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子玄喆統之守
劍門劍門不守玄喆奔還昶乞降

兵莫強於上黨而

李筠失守矣

宋史曰筠并州太原人仕周累官昭義節度使加兼侍中太祖受禪加兼中書令筠

延使者升階置酒作樂遽索周太祖畫像懸壁泣不已約北漢主劉鈞舉兵曰吾有僖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僖珪愛將善用槍撥汗駿馬日馳七百里故誇焉太祖親征兵敗走保澤州圍之城破自焚死竊意足

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饜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眾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糧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尖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

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

宋史書曰煜與足下叨累世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

義同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抵掌交議其

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感而相去萬里

斯願莫申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

足下謂書檄乃一時之儀近國梗槩之事外貌而待之

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石投水若此則又何必事

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素心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

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

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

交友諫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

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乎斯可見矣從乎不從乎斯

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

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求契觀仁之願引

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屢以

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

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書復敘意情是用奔走人使遽

以上秋為期令敝邑以書復敘意情是用奔走人使遽

亡之幾以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
 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
 彼有天下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
 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讐也非同鳥合之際也既殊進退
 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受
 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和好又拒而不
 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皇角立傑出
 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
 事盈虛消息取以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
 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資撫百越之
 眾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眾數
 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
 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
 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
 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
 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
 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
 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
 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
 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
 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前機者重其先見圖
 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

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
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儻望禍多出於不期
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慎
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
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
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
今舍其所長就其所短雖百戰而無若我何此其二
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
而浮海終不爲人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掉
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
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
之兵精卒已逾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
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
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
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隄虛設矣其次曰大朝正
吳越之眾自泉州泛海以趨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
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
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
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
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兵家之
預謀雖勝負未可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
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息且小之事大理固

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
 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
 以至兵交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眾多之力
 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里之
 兵頓息惠民和眾於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
 好中國以闡霸圖願尋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
 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亡能強能弱屈己以濟億
 兆談笑而定家國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
 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
 如反掌固如泰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蹀血然後為
 勇也故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我義圖之又曰知止不
 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
 何恥而不為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
 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
 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
 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善矣足下之忿
 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凡有利於
 黎元可也何有利於天下可也何有利於身可也
 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讐敵使赫赫南國將成
 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爾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
 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
 吳越以屢世之好遂首為厲階惟有貴國情分愈親歡

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己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卽命倣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懷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然之意所不能止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尙不逾於三諫煜之極善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東都事略載書曰頃者天朝南伐因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屢年屢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於今屢年屢命使臣入貢大朝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大振師旅仍以上秋爲期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貪蓋怒人不賓而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夫古之用兵而必戰者四父母宗廟之仇此必戰也敵人有進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死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仇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徇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况大朝皇帝以

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方且過天下之兵鋒候貴國之嘉
 問則大國之義斯重善矣足下之心亦可息矣若介然
 不移有利於社稷宗廟可也若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
 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若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
 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奈何其可嚮爾
 煜近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社稷以
 從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
 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能事足下也
 史館修撰潘佑辭
 也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太祖皇帝常令李煜作書諭
 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駢麗
 屢數干言今藏太祖實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
 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
 隨侍至廣州常得其全文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
 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依切仁之戀難窮報德
 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
 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
 銀得書怒囚慎儀不遣後
 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乃歸
 青箱雜記云慎儀
 奉使嶺表劉主囚
 之逾年不遣慎儀乃然頂禱佛願捨宅建寺庶遂生還
 未幾劉主為病譖語日且急遣龔慎儀歸國不然我即
 死劉主懼遣之尋歸以宅為寺即邵武玉堂里
 香巖寺是也據此慎儀歸在南漢未平之前矣
 後主之

亡也慎儀為徽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提兵

自宣州欲入福建過歙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

故人何為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為雄

所害慎儀有二女後國亡慎儀為盧絳所害舉族皆死

里至玉堂香嚴寺徘徊不前曰此是我家就死足矣遂

殺之後人名其所曰烈女臺建寧府志曰張嶠字景

山崇安人霽之子五季之亂隱於武夷山霽入仕周南

唐主遣使召嶠不就遂拘以往江南歸宋除歙州通判

適廬山盧絳竊發嶠與太守龔慎儀設方略禦之賊勢

方盛郡兵單弱或請少避嶠不聽曰吾不敢負國有死

戰而已盜亦隨息官至司門員外請老歸尋召入朝太

平興國中充右贊善大夫知溇州遷御史中丞贈工部
尚書又陳省躬撫州城人少負辭學與徐鉉兄弟友
善烈祖輔政射策入仕累官至廬陵永興令在任明察
部民交訟不下吏議面訊其由情素立分兩造甘愜訟
自弭又恃其才幹往往判返郡符時郴衡盜入郡暴掠
成卒多為所殺省躬給府緡市棺殯葬郡下符讓其專
省躬判其符後云開官庫使官緡買棺木葬官軍何過

之有郡守不能屈部有教人引及知見郡吏贊符命之
 其人竄逐恐迫其婦婦懼自經省躬械繫郡吏仍致辯
 於上日一夫抱恨六月降霜一婦聲冤三年大旱本為
 教人卻致殺人請加明罰由是抵罪然有過誤陷刑者
 理或可憫嘗哀而出之謂人日今朝廷識字唯僕與徐
 家兄弟爾時劉張跨據文廣絕宋朝貢宋諷後主俾持
 書諭以省躬才辨任為价既逾嶺至韶廣其主使水道
 進登舟以重幕幕之逾數日又重幕圍之使登岸屣步
 十里許至館中供帳頗異於常主使勞慰燕飲累日夕
 昇饋驢之物并報書復圍而遣至濱登前所繫舟日夕
 惟聞牽駕聲然不知其沿沂七八日復至韶還也死舟
 中者數人省躬雖疾惡然好利故時不多其人入中朝
 位亦不顯有子彭年入宋舉進
 士累官兵部侍郎參知政事

南唐書注卷十三